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誥案紹聖三年丙子

公年六十一是年正月韓忠彥罷二月罷合祭間因大

端王禁中慶火五月太白晝見八月貶范祖禹賀州安置劉安世英州安置
用劉婕妤章惇邢恕董敦逸及內侍郝隨謀構內廷巫蠱獄九月獄成廢皇
后孟氏為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開闢仁宗親政用呂夷簡謀罷張耆夏
竦郭后曰夷簡亦隴太后但多機巧善應變耳因出夷簡陳州及宣制夷簡
方押班聞唱名大駭而夷簡素厚內侍都知閻文應使刺探而得其故遂怨
后及再相創廢后議仁宗疑為天下後世議夷簡力主漢光武廢后事且慮
臺諫有言令有司不得受臺諫章奏廢后為玉京沖妙仙師御史中丞孔道
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諫官御史大呼殿門請對盡貶逐之夷簡遂廢后至其
納賂市恩則王曾屢攻之凡此皆姦臣之尤者所為史以仁宗初立天下晏
然不列姦臣傳而論者亦以呂氏之盛僅謂夷簡用智數殊不知惇之所為
皆夷簡開端其用內侍以廢后亦夷簡導之且惇與孟后無怨而廢之出自
哲宗惇但迎合以成其事仁宗可不廢后而夷簡以務報私憤廢之后所奏
夷簡姦狀昭然史冊若因是而賈禍坐廢則凡為后者皆當緘口以保位而
古后如所謂脫簪珥以諫者皆不可為訓矣惇固姦然嘗言端王輕佻不可
君天下使竟用其言而天下幸無事其子援持亦以庸碌取相位樹其恩私
浮沈自保則惇之姦狀當沒去大半即與不列姦臣傳之夷簡又何以異而

援持且得如呂公著取美傳於身後矣況當日之能平黨患而收復諸賢者
 以在仁宗之世耳如在紹聖即與呂大防范純仁等之非死即誓而始終不
 保者亦何以異是夷簡即章惇而章惇即夷簡也范祖禹嘗以禁中覓乳媪
 謂哲宗年幼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力勸又疏勸宣仁保護上躬言甚切至劉
 安世亦言尚未納后寢近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宣仁窮詰其事乃知出
 劉氏所為此時既因劉氏廢后自應更貶二人坐以離間兩宮之罪服絡甚
 明也正月一日博羅火颶一邑皆燼作程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博羅正
 灰燼公私蕩然林令在式假高簿權縣風猛烈人力不加眾所知也百姓
 皆露宿沙灘可知茆竹皆不可得黃齋肇盡得竹三萬竿往濟之極可佳火
 後事極多林令在式假自不當坐此願兄專牒此子令修復公守倉庫及存
 撫被裁之民彈壓寇賊則小民受賜矣又起造物料若不依實價和買而行
 科配則害民又甚於火矣願兄嚴切約束本州或關五日與法舟夜坐譚不
 牒漕司依實支破仍專委黃推官點檢及覈察科配

二法本集記與舟師夜坐云紹聖三年正月五日與成都舟開繁夜坐機甚
 家人煮雞腸菜羹甚美緣是與舟談不二法舟請記之

譚作二年今作新年詩十二日舊惟簡塔銘作跋本集跋寶月塔銘云予撰
 據後條改正

寶筆李廷珪聖皆一代之選也舟師不遠萬里來求予聞程之才將召還作
 銘予亦不孤其意紹聖三年正月十二日東坡老人書

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伏承履茲新春起居佳勝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
 望未拜命間頗示數字慰此牢落又書云兄去此後恐寓行衙亦非久安

之計意欲結茆水東山但未有佳處當徐擇爾令長子邁來此指射差遣因
華小兒子一房來次子迨且令試法赴舉也謂公以四月復遷嘉祐寺及
適授仁化縣并般挈過一房至惠皆伏根此書中其卜居之
意亦權輿於此時蓋為章惇編勅終身不徙之奏所誤也
和陶淵明詠二

疏三良荆轲詩居詩後為惠州作查註據此並編本卷丙子考王註和陶類

六詩前後分列紀年錄以形影神釋三詩為海外作確
有所據今從紀年錄改編之外此三詩仍二註之舊云**法舟辭歸成都作程**

之才書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北徙已絕望作計久矣賀月師孫法舟來子由

將一月瞻望無時臨書惘惘謂此書法舟以正月杪離惠復至筠州子由
因有惠州求銘還過高安之作而和山海經詩次其前則公之作山海經詩

信上年秋**二月程之才召還書和陶淵明飲酒二十篇寄之**本集與程正輔

後事也舟行上狀必達兄欲寫陶體詩寫揚州日二十首寄上末由會合日聽召音

而已謂法舟之行開歲已將一月此二月初間書也自後不復有書則正
輔已於二月去任而其踪跡亦不可考逮公北歸既度嶺而正輔德孺八

叔以金二百濟公道中辭不受可見未嘗不通音問特本集闕如而已

日與黃齋雲頴過逍遙堂問何宗一疾并和劉湜峽山寺所寄詩寄徐大正

書本集與徐得之書云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極蒙他照管仍不輟攜具來相
就極與君歡相善每言及相對淒然君歡諸子得耗否十四郎後來修學

如三月六日書柳宗元南磧詩跋

本集書柳子厚南磧詩跋云柳子厚南磧後詩清勁紆徐大率類此也紹聖三年三

月六日雪秀來自端州贈詩并和郭祥正送游隱靜

及送游隱靜二詩施註原

編不載王註七集本皆載查註從續補遺編入卷三十九乙亥三月前合註

從誤本集與雪秀山光寺送客詩跋云後五年秀來惠州見予公以元祐壬

申帥揚計至紹聖乙亥僅四年蓋雪秀到在丙子也此二詩確為惠州作凡

留十日而去是冬復至惠度歲時方往游隱靜故別去也茲改編丙子春抄

與其再至情事無不脗合矣記疊韻說黃連法本集服黃連法云丙子寒食寶積長老

民監年八十餘老於廣州嶺南得歸善縣後隙地數畝乃古白鶴觀基也將築

髮不白自言服黃連故不白室其上和陶淵明移居詩開案白鶴峯倚江上沿江為城就其石脚破礪入

體似築城取土削平其頂故有此數畝地舊為白鶴觀則公得之故老傳聞

也地四面皆陡下其右之後為習還亭居離在峯頂而其址已低數尺由左

以及後之麓皆縣治背後所連屬者峯頭僅此數畝地左右稍廣而前後則

隘今雖改其舊制然故跡猶可考也傍由朝雲祠以入有屋三間榜曰睡美

處以為報先生春睡美句得名此戴於歸善縣志者也喬柯古木園繞四際

上下一碧為祠中勝處乾隆乙卯嘗親至其處嘉慶辛未再過已有妄人割

佔入廨塞其祠所通之門焉自後代者無非俗吏則視為固有斫樹闢地任

意改作已不辨祠之舊址矣此數畝地公以己資買於惠人則見於與毛澤

民之書其造屋也所有材料工錢分外供給無毫髮干撓官私亦明載與里
耕書內無少愧於民與官也公既去邁過兩房尚居其中元符三年庚辰九
月公至廣州適始棄其屋從公以去惠人以召伯所爰而愛及其樹即所居
為東坡書院以祀公相守弗變越三十二年紹興壬子冬虞盜謝遠陷惠州
官舍焚蕩無遺獨存公居烹羊致奠羅拜堂下秋毫無所犯其後歷代相仍
惟有葺築不加翦伐詎寇賊之所不忍毀傷其薪木者而乃見寄於縣官乎
且誌之所載皆地方公事凡朝廷恩澤教化官司奉公守法彰廉警愚勸
風厚俗悉在其中縣官亦不當弁髦視之地予由在雷賈吳氏東樓以居公
未嘗過之有司猶求得其地即樓以祀兩公而託言公實同居月餘登之郡
乘繼又拓為崇祠至今弗改又嘗訊之儋牧則黎僚之俗化為禮義城南枕
椰之下脣蠻依然雖助築之載酒堂亦尚葺而新之不欲沒公之舊何規其
賢不肖之相遠若此乎特記於此庶仁者知所愧作而因以復之也

地為德有鄰堂思無邪齋而左為寢處庖湍凡二十間
本集與重辯書云行
已置園築室為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冬中也又與毛澤民書云
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今
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能至耶又與王敏仲書云某為起宅子用六七百千
囊為一空聞公手書堂齋二舊榜字極大榜亦寬闊今懸於祠適相稱是
當日屋之高廣畧與今同此峯高約四丈自地歷百餘級即祠門也中為德
有鄰堂方并大數尺當兩楹之中以欄扶之後為正室以祀公而肖過像於
左皆三間其後即縣治也自峯至地右繞出城凡數百步之江口今居民皆
取汲於江考公和子由所居六詠蓋初意亦擬食江後以不便而又復為井

事在新居覆瓦之後必不掘於堂中也據王註云井在德有鄰堂前相其地勢公當日爲屋二層其前三間爲門戶以處僕隸中爲廣院後爲堂三間堂前雜植松柏柑橘柚荔枝梅諸樹旣欲植此必當有其地也其自門升堂亦無中隔一井之理此蓋堂門二層舊址尙偏右一丈數尺而井在院落之左花木之下其左較寬則爲居室庖廐之處其右就山爲城峯前角稍闕後爲思無邪齋與望鄰相接周以廊廡計二十間此公新居圖樣限於地勢遂以榜井無可移易也其後建祠以守祠僧居左無須多地故移於左者一丈數尺而井當其中改祠爲三層則前層更出故祠門之外廣不及丈而其勢陡下中層適當院落故覆井於堂中此其中路也左旣險故僧寮數層稍窄右增欄故朝雲祠睡美處思無邪齋櫺比其中而齋包於外獨與翟居並又於齋之外建快哉亭直接城頭過路而以雉堞爲欄楯此祠之圖樣也翟居數層甚湫隘址低數尺蓋峯頂地盡處也其門前僅一路路外卽陡下必循牆以達齋之前簷過快哉亭從城頭而落無二路也問其後人則祖居僅止於此問向亦城頭落乎答以不知復相其處蓋峯之右皆陡下亦如其左故成峯形與城頭不連者四丈公原地界在今齋址之中界外尙有路直達於前公垣其右當視翟門稍進而留其垣外路數尺俾翟循垣以達新居之前否則翟無出路矣據此則公之齋當背翟居而其前與堂同向後人於今之齋前累數丈土直接城頭建快哉亭三間其上以收江山之勝因以齋轉而向江且盡其路以爲齋址遂并垣外舊路圈入祠內使翟自齋之前簷由快哉亭以出其勢然也今祠僧但闕齋之前扉以爲限而置快哉亭於外語嘗寓齋中每清曉未起飭僕盡開前扉則數百里間江山雲物明滅變幻之狀紛來闌下輒臥觀之盡其胸臆日則飯於亭之上或往來於城堞之間樂其勝

榮久乃見亭之左右皆低窪就下而後倍培其使王舉鳩工蔣親庀材於河

址以為亭也辨今昔之同異信莫有易此者矣
源本集與程全輔書云過河源日押木匠作頭王舉暫到郡計料數間屋材
至敢煩指揮與押送來為幸
木陶瓦諸有成算似皆王舉估計與築無誤故此日復使之畧如其舊章也

四月食東堂將軍蒞作詩二十日復遷嘉祐寺

四月二十日復歸於嘉祐寺又與重辯書云不欲久畱占行衙法不得久居
時船橋未成猶以竹橋為渡必沿江半里渡橋入縣城經水東街二里餘至
白鶴峯若自合江樓放船峯下遠近相等而江風不定亦難時作往復惟嘉

祐寺即在峯後半里間今之民寮土廟荒榛叢作遷居詩上梁文
雜處循坡陀小徑而至甚近故復歸於寺也

文云鶴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鶴觀一峯獨立千巖之上海山浮動而出沒
仙聖飛騰而往來古有齋宮號稱福地東坡先生南遷萬里倚寓三年越山

斬木泝江水以北來古邑為鄰遠牙橋而南崎送歸帆於天末掛落月於牀
頭方將開逸少之墨池安稚川之丹竈今者既興百堵爰駕兩楹道俗來觀

里閭助作願同父老宴鄉社之雞豚已戒兒童惱比鄰之鵝鴨何辭一笑之
樂永結無窮之歡兒郎偉拋梁東喬木參天荒釋宮盡道先生春睡美道人

輕打五更鐘兒郎偉拋梁西翊翊虹橋跨碧溪時有使君來問道夜深燈火
亂長堤兒郎偉拋梁南南江古木蔭回潭共笑先生垂白髮舍南親種兩株

柑兒郎偉拋梁北北江江水搖山麓先生親築釣魚臺終朝弄水何曾足兒
 郎偉拋梁上壁月珠星臨蕙帳明年更起望仙臺縹緲空山隘雲仗兒郎偉
 拋梁下鑿井疏畦散鄰社千年枸杞夜長號萬丈丹梯誰羽化伏願上梁之
 後山有宿夢海無颺風氣爽人安陳公之藥不散年豐米賤林婆之酒可賒
 凡我往還和陶淵明桃花源詩圖此詩施註和陶卷置卷末查註因編庚
 同增福壽和陶淵明桃花源詩圖辰合註從誤據石刻公書此詩敘遺卓契順
 後云紹聖三年歲在丙子清和月眉山蘇軾錄於惠州白鶴峯新居思無邪
 齋以遺卓契順是時方營新居故即云新居耳又其詩敘末較各註本多九
 字云故和桃源詩以廣其說由是考之有此敘即有此詩且尚在紹聖丙子
 四月前之作今改編於此庶有依據公後自海外歸尚問卓契順安在見於
 與錢濟明之書則是時寄五月五日書天蓬呪本集書天蓬呪云紹聖三年
 字與之亦必有之事矣五月五日書天蓬呪端午惠州道士鄒葆光云今
 日今月皆甲午而午時庚甲合人之遇此程儒來謁本集與程全輔書云令
 也難請書天蓬呪予嘉其意乃為書之程儒來謁子先輩尋訪客眾不及
 款語又書云令子先輩新詩筆力益進家有哲匠何復下問乎圖程儒乃
 程天侔之子本集作程秀才年譜作程儒合註疑儒即天侔非也公後與書
 有僧舍樓會不知為樂今者海外豈復夢見之語是儒之屢至正為周彥質
 復歸嘉祐寺時也公渡海後獨天侔父子時致饋則故表出之
 題循州默化堂榜本集與周文之書云蒙寄示書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
 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
 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即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乎文之治循似

迎奉甚厚其納交之始當在過督研木時也聞道授仁化令將般挈南來作重本集與重辯書書云兒子被

仁化令想與南華相近也又書云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九月中陳

兒子般挈南來當一禮祖師遂獲瞻仰為幸也伏暑中為衆自重不宜陳

師錫專使至答書本集與陳伯修書云比日履茲暑溽起居佳勝始聞出使

但恨材用不展有孤天授惟勉之一日千里副士友之望也賦謫居粗道長

子已授仁化令今挈家來矣已買地結茅為終焉之計獨未覓墓爾行亦當

作杜門絕念猶治少飲食欲於適口近又喪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分定遂

不復擇脫粟連毛遇輒盡之爾想示佳茗極感厚意扇子極妙奉資村陋凡

百不能稱也佩公高義不忘於心萬王序王序專使至答書本集與王序書

里勞人以致口腹之養甚非所安王序王序專使至答書云某忝姻戚末

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存記即日履茲秋暑尊體何似足下昆

仲曲敦風義萬里遣人間安否此意何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也蜀粵相

望天末臨書惘惘又與王序書云承欲往黔南見黃魯直此古人所難若果

爾真一段奇事也然足下久違親庭遠適更請熱慮今設作一書若果行即

攜去并作黃庭堅書本集與黃魯直書云某有姪婿王郎名序榮州人父行

也見故為作書眉人有程遵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兩人七月歸

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為親又欲往來黃魯直其窮殆未易量也七月歸翟

東玉探地黃於興寧本集與翟東玉書云吾晚學道血氣衰耗欲多食生地

黃而不可常致循州興寧令歐陽叔向於縣圃中多種

此藥君與叔向故人可為致此意否作摘茶詩五曰朝雲病亡本集與李端叔書云朝雲

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臨去誦六章章捺慰書本集與章質夫書云近

垂開喻感佩深矣比來皆已忘去凡百粗遺但方營新居費用百端獨力幹

辦尤為疲勩冬末乃畢工爾時遂杜門默坐雖鄰不覩荷公愛愛之深恐欲

知其過自河源歸八月三日用朝雲遺言葬於豐湖樓禪寺東南松林中

樓禪寺泗洲塔朝雲墓放生湖海會院皆在湖濱而各占一坡若連若續不

出二里餘也自惠州西門之外過橋隄沿豐湖而北至樓禪寺寺面湖負山

山之左折出一坡則泗洲塔峙其上塔之左又一坡則朝雲墓在焉墓之左

一坡為殿坡盡即公因舊葺築之隄以界豐湖與放生池者長約半里餘隄

盡則海會院也其自樓禪寺歷數坡谷皆摺疊詰曲而行最為幽勝在寺不

知有塔登塔不見有墓至其墓上坡壠又復障蔽塔甚近微露上級風過則

鈴語悠揚與松楸相答淒然欲絕公自埋銘之後刻銘以附家誌銘云東坡

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

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於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

棲禪山寺之東南生子邈未葬而天蓋常從比邱尼義冲學佛法亦粗識大

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絕銘曰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

歸寺僧建亭覆之榜曰六如亭

金剛經偈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

亦如電當作如是觀本集與李端叔書云朝

雲葬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公墓誌及悼朝雲詩敘皆無六如亭事惟見此書中公在惠未嘗與李端叔書以上二條皆從北歸書內摘錄亭屢圯屢葺今仍覆墓上舊榜是否公書無考六日夜風雨七日寺東南見巨人跡九日公與

過往觀題寺壁

本集題棲禪寺云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觀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

夜於寺

設供作薦朝雲疏

本集惠州薦朝雲疏云千佛之後二聖為尊號曰樓至如來又曰師子吼佛以薄伽梵力為執金剛身護化諸方大濟羣品今茲別院實在豐湖像設具嚴威靈如在軾以罪責遷於炎荒有侍

妾王朝雲一生辛勤萬里隨從遭時之疫遽病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託棲禪之下而既葬三日風雨之餘靈跡五蹤道路皆見是知佛慈之廣大不擇衆生之細微敢薦丹誠躬修法會伏願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徧周法界湖山安吉墳墓永堅接引亡魂早生淨土井作悼朝雲詩九

月詹範罷惠州任方子容來代

詩有坐間兩使君句則是日同作展陽之會

正其相代時也但別本作坐閣兩使君考第一詩有鄰家健龍蛇亦復強取醉句乃自與其客登白鶴峯與鄰家野飲而作與坐閣為合若作坐間則新居未成必不與兩使君會此也且此句之下託為論說以終篇無一字敘同游之事用坐閣貫下通體靈活若作坐間即向兩守作無聊之歎意味皆唐捐矣今已更正此字然如是論定則兩守相代當為秋間事至九日而詹範已去故云坐閣兩使君也茲仍載九月者祇能據詩載九日之前以記大畧

前則存疑
此其例也
九日登白鶴峯巒菊未花與鄰家強醉作詩既還作補龍山文集

補龍山文集云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遺孫盛

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不見此文予乃戲為補之曰征西天

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帽胡為中觴一笑榮發

梗桷競秀榆枿獨脫騷駭交驚驚寒先嗽楚狂醉亂傾帽莫覺戎服囚首枯

顛苗髮維明將軍度量宏達容此下士顛倒冠履兩不改其度平生邱壑散髮

相鼠以侑此爵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

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

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

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股十月梅開作西江月詞本集梅花

詩案此文前為嘲後為解嘲蓋二篇也

月詞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

面翻嫌粉浣洗粧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蘂檢討芥隱

筆記云東坡梅詞不與梨花同夢蓋用王建夢中

曹示顧賊曹詩

荒米缺時有匱乏之憂甚至欲學龜息以不食與乞食詩幸

有餘薪米養此老不才句不合其和胡曹示顧曹詩以長春花與比與梅花

詞同一感悼故云誰言此弱質對句餘清悲也今定為惠州作並編則仍其

舊和子由所居六詩章策龍廣州任作送案書本集與章質夫書云伏承被

云和子由所居六詩章策龍廣州任作送案書召移漕六路輿論所期雖未

厭滿而脫屣炎州歸觀闕廷茲可慶也某謫籍所拘末由攀餞北望旌馭此懷可知伏冀若時為國保重而已謹奉手啓代違不宜

知廣州後又知渭州頗著邊功不載移漕六王古來代宋史云王古字敏仲路事據此書當由漕使知渭可補事署之缺

詳定役法與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人額雇直而古乃用司馬光周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為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

彥質送粟米作書本集與周文之書云惠栗極佳梨無則已不煩遠致也惠既免東籬之歎又無北海之憂感作可知也食米已領足今附納二十千省

還宅庫足外餘縑盡用致此物幸甚來年食口稍眾又免在陳不惟軟飽遂可硬飽矣浙中謂飲酒為軟飽僕有詩云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以代和

對一笑聞公前有九月兒子般擊來此之說以合此書則當作於十月以粵中梨栗考之則亦十月書也致食米二十千省計足錢十五千四百所得

幾何又欲以惠米為釀宜其不足用也公亦姑為是說以謝其厚意而已非久吳子野陸惟忠墨秀並至酒遂不足聞海上道人論神守氣訣作詩十一

年計而食米亦竭此又預計之外者也

月吳復古陸惟忠來自高安人本集書陸道士詩云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

江南無知之者予昔在齊安蓋相從游因是謁子由高安子由大賞其詩會吳遠游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

雜載七九月前非是今以墨秀來自隱靜本集書墨秀詩云予在廣陵與晁後事考之乃十一月至也

墨秀來自隱靜无咎墨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

客去予醉舟中墨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慙愧南風
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昔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卻扇坐
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惟忠得瘞疾骨見衣表因言
與可拾得耳後五年秀來惠州見予偶記其事

陳太初解去事公適得美石如黑玉謂曰子死當以是志子墓
本集陸道士

忠復來見予惠州則得瘞疾骨見衣表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
子墓又海南記陳太初尸解云前年惟忠又見予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

爲復古作遠游菴銘
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

剛不柔不情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
形容甚癯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游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
行於四方三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俛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
屈原之遠游者故以名其菴而銘之曰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游
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
歷九疑而過崇邱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
爲我一笑而少畱乎
爲復古作遠游菴銘
熙寧丁巳公與子野始遇於濟南境上至是二十
年矣樂城集贈子野詩自註云子野與藍喬客於曾魯公家者最久其事當
在嘉祐治平間則子野之遠游已三十五六年文內必無子野
爲墨秀作夢
行於四方十餘年矣之句也此乃刊本落去三字今已補入

齋銘敘

本集夢齋銘敘云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
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爲無夢也歟衛玠問

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依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想識於夢中且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為何方今日之為何何曰我爾之為何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為之銘曰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邱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為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樂城集夢齋頌敘云墨秀上人游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所至居室為作頌曰公所得其故蓋公向已為作夢齋榜俾所至懸之未有說也墨秀過高安子由為之頌公至是見之復伸其頌中所蓄之意發而為敘因改頌為銘而棄其原敘此倒裝之法也公不及此故幾於兩歧又前二十四年為熙寧癸丑公倅杭州以賑饑至蘇常兩郡墨秀初見不詳何地後二見亦無考再後則見於揚州與惠敘為惠

復古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
非佛亦非仙直以虛心謝世緣
州所作審矣

饑火盡時無內熱睡蛇死後得安眠
餓腸自飽無非藥
定性難搖始是禪
麥飯蔥羹俱不設
館君清坐不論年
惟忠墨秀皆作公和

過詩王古來訪及物事議引蒲澗滴水巖水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山野拙訥好為勤身

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所損多矣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滴水巖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若於巖下作大石槽比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茹苦蓋大約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得租課買大筋竹萬竿作檝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少房錢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此爲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喜捨之心料非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兼乞裁度如可作折簡招之可也

歸隱此乃杭州六井法以其遠近有別而變通之公嘗與鄧守安共論非彼之創見也劉王山井卽越秀山九眼井相傳趙陀所鑿至今日汲甚衆味與他井稍勝亦鹹水也但取其不竭耳據此書其井始於南漢當日有玉龍泉之禁而宋仍其陋故貧下無由得又考其地爲南漢呼鑿道或在園禁之中而宋因之以爲官司廨庫藏倉廩之處公不議弛此禁蓋必有其故矣今則五層樓下

二十日爲方子容前後山泉十餘眼據者相望於道此井則水之下者矣

作野吏亭記本集野吏亭記云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復完新之紀年錄是年十一月二十日作野吏亭記惠州陳堯佐詩碑云野吏亭新成作五言十韻律詩一章野吏厭公堂開軒出郡牆殘花炎帝碑云野吏亭新成作五言十韻律詩一章荒耕桑蠶聚落烟火漢封疆雲勢飄蓬島天形壓夜郎扁舟開得侶嘉樹遠

成行海雨千林暮春風百草香人家浮浩淼鳥道沒蒼蒼
夏景涼他年重迴首牢落愧甘棠太常丞知軍州事陳堯佐寄題惠州野吏
亭小詩二章羅浮山下郡樓閣枕滄溟誰得閑中意清風野吏亭山好曾留
句城高復創亭登臨千萬景詩與畫為屏金紫光祿大夫行給事中參知政
事陳堯祖跋云故相穎川公咸平二年以太常丞典惠陽郡酷愛其四顧溪
山景物尤勝建亭於城之上目曰野吏作詩天聖十載以給事中入參大政
復作詩寄題是亭未幾位正台席時或接賓翹館論及奇勝必以惠州野吏
亭為稱足見相國眷眷介懷於茲矣皇祐五年仲通假守茲郡治亭舊基以
前之三章第刊於石尚書屯田郎中知軍州事黃仲通述至和元年十月三日立
道士硯鏡云陸道士蓄一硯一鏡皆可寶硯圓首斧形色正青背有御月金
文甚能克鑒而宜筆蓋唐以前物也鏡則古矣其背文不可識家有鏡正類
是鏡心微凸鏡面小而直學道者謂書對韋柳言之本集書對韋柳詩云韓退
是聚神鏡也丙子十二月初一日書對韋柳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為
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羣山若劍鋸秋來處處別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
時不相計會好做成一屬對東坡為之對云繫閑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
鋸山此可編白鶴峯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逢亨作詩問此二詩並以林
入詩話也詳後載二鄰條下又接聯云待壑平江百尺井要分清暑一壺冰是作詩之
時并未興築已許林翟二鄰共汲此井矣此二詩固當編繫并詩前然相距
太遠即亦非是施註原編九日詩後時新居尚未覆瓦與欲成之說究為不
合查註移於下年之首合註引七集謂施編愜當皆無根之說也考新居畢

工在下年二月公於是年十二月七日與程全父書已云
新居成此題新居欲成改編十二月七日目前則近是矣
林抃以花木至

與林天和書云雨後晴和起居佳勝花木悉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
趣荷雅意無窮未即面謝為媿

木之微其用七日復求之程天侔本集與程全父書云白鶴峯新居成從天
意亦不苟也

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確稍大不傷根者柑橘柚荔支楊梅枇杷松柏含
笑梳子謾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十二月七日

法必如其原向則陰晴向背若未移時雖失之地而猶得之天易於培樹之
云書記其東西也然移大樹亦不難凡樹根之中有一根直穿地心此命根

也先去一面傍樹並斷此根仍以土培之次年則去其對面者三年則以指
南準之記於樹身而後去兩傍根移之無不生者公非不知此法蓋并此三

年不能待耳和陶淵明酬劉柴桑詩編入和劉柴桑詩後并作一題合註從補遺
待耳

澤集一為和劉柴桑一為酬劉柴桑分列二題其並編則入丁丑即初至海
南作也今考王註和陶卷酬劉柴桑在前和劉柴桑在後並不連屬又考和

劉柴桑詩乃儋州卜居之作當改編戊寅其酬劉柴桑詩乃白鶴新居時植
之作當改編丙子彼則經營況瘁此則從容自得以其境遇不同故詩之氣

味亦絕不類也又酬劉柴桑有窮冬出簾盎句與林抃送花木事相
合當作於此時也茲為改編餘詳卷四十二總案和劉柴桑條下

復古陸惟忠翟逢亨疊嶺皆在座試疊嶺谷董羹記惟忠詩本集書陸道士
索

索

作盤游飯鮮脯膾炙無不有然皆埋之飯中故里諺云掘得窖子羅浮類老
取凡飯食雜烹之名骨董羹坐客皆稱善陸道士遂出一聯句云投醪骨董
羹細裏搬客盤游飯碗中東坡大喜乃為錄之以付江秀才收為異時一笑
吳子野云此羹可以澆佛瞿夫子無言但嚙唾而已丙子十二月八日
江秀才因程天侔父子識公後判倖酒狀本集判倖酒狀云道士某而欺主
在海南尚通音問惜遺其名耳判倖酒狀人傍及鄰生側左元方之蓋已自
厚顏仰西王母之括宜從薄罰可罰一大青酸醕公嘗與陸惟忠書云足
下拘戒錄不飲道家少飲和神非破戒也據此則在黃時公已知其不飲特
以此戲之耳鄰十九日生曰過作詩藏於今曉曉水雲鄉欲知萬里雷霆
生乃翟逢亭也
要與三山咫尺望世上功名那復記洞中仙籍已難量仇池何用追仙馭香
案仍歸侍玉皇窮寓三年瘴海濱草瓢陋巷與誰鄰維摩示疾原非疾原憲
雖貧豈是貧紡蠅固嘗占異夢肉芝還已獻王古作管引蒲澗水再議通塞
時人世間出世何由並一笑榮華等幻塵
事本某與王敏仲書云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某
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擊畫少錢令歲入五千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
廢也謂公杭州所築西湖堤實長六里公自云長八百八十丈今自蒲澗
出山由平陸直達東郭僅長十里以前數準之則一千五百丈也每大竹一
竿去稍可得一丈五尺凡千竿而一管之數是五管則五千竿也公前云二
十里間及歲得萬竿抽換者本乃約計之詞此則王古已量度估計以核實
公要不出五千竿也觀前後書之數忽減其半則其中有實事在審矣賢

者勇於立事苟聞便民之舉輒不隔宿而行故勤手完工民生已沾實惠若
庸流當之則論議紛如中情惶惑每竭數月而漸以寢閣此其私欲多而
霸慮重但取資其口角而本非實心為民蓋比比矣王古乃祐之曾孫旦之
孫索之從子靖之子也自宋興以來王氏累以其豐功偉烈盛德厚澤黻
其全盛之世而古猶能於末流衰蕙之時奮其導功經畧嶺海雖終不見容
卒入黨籍抑何王氏之多賢也夫以韓琦而有孫侂冒文彥博而有子及甫
皆曠為亂階隕其家聲至范仲淹之孫而純仁之子曰正平富弼之子曰純
庭則又誠跡消聲僅以保其前烈若古者庶幾後先炳耀克邁前光而與其
盛衰相終始是則終

二十一曰為吳復古書李承晏題

本集與李承晏題云

宋之世一人而已
墨工亦盡其技然皆不逮張李古剗獨二谷亂真蓋亦竊取其形製而已吳
子野出此墨云是孫準所遺李承晏真物也紹聖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書
記墨秀所藏龍尾硯
本集書墨秀龍尾硯云墨秀蓄龍尾石硯僕所謂滿不
命晉舊物予頃在廣陵嘗從墨秀識此
硯今復見之嶺海間依然如故人也
題客安亭
本集記客安亭云陶靖節
之易安故常欲作小亭以名
寄重刊書
完而已久亦侍從中濟有餘貨深
之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
恐書生薄福難畜此物到此已來收葬暴骨助修兩橋施藥造屋務散此
物以消塵障今則索然僅存漸覺此身輕安矣歲盡會合何日臨紙悵惘

十五日酒盡取米飲西米亦竭和陶淵明歲暮和張常侍詩二十七日與

復古夜坐作

占本草記惠州五華云嶼山之下凶年以野藜爲糧不復

州富此物然人食者不免瘴與遠游曰此非芋之類也芋當去皮水煎冷啖堅頑之火過乃熟噉之則鬆而膩乃能益氣充肌今惠人皆和皮水煎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瘴固宜丙子除夜前兩日夜饌撰李氏潛珍閣銘本集惠州李氏甚遠游煨芋兩枚見啖美甚乃爲書此帖撰李氏潛珍閣銘本集惠州李氏九淵之神龍初開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棲神蔚鵷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麓龍岌飛甍與纖柱拂清江之齋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乎南征其萬里友魚蝦與蛭蝓逝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述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爲仁歸善縣志云李氏山園在郡城南龍塘宋瓊州安撫使李思純之別墅高下數十畝草木華實無所不有臨江有閣曰潛珍蘇軾爲銘謂公後北歸至廣與黃敷言嘗云少事干煥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此卽潛珍紹聖四年丁丑公年六十二閣主人思純之後也此文年月無考附載於此紹聖四年丁丑是年正月李清臣罷哲宗切惡元祐宰執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趙鼎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章惇上言司馬光等已追貶呂大防劉摯梁燾等亦宜量罪示罰安置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於嶺南貶范純仁劉摯等亦宜量罪示七人降文彥博太子少保閏月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中書侍郎蔡卞尚書左丞黃晟尚書右丞徙范祖禹高州劉安世賓州安置正月四日爲墨秀作黃庭堅草書跋本

跋黃魯直草書云晏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
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
當捧腹軒渠也

六日再作劉季孫詩跋

本集劉景文詩跋云景文有英偉氣

丁丑正月四日

以想見其人以中壽沒於隰州哀哉哀哉晏秀學道離
愛人也然常出其詩與予相對泣下丁丑正月六日

屬王古請折支券

本集

與王敏仲書云某為起宅子囊為一空旦夕之憂也有一折支券在市舶許
節推處託勘請自前年五月請不得至今云未有折支物此在漕司一指揮

兩告為一言於志康也

及林醫補闕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醫人林忠彥者技

料尚不得請是實官之

及林醫補闕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醫人林忠彥者技

而本州無關不知經署司有闕可補否

及林醫補闕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醫人林忠彥者技

為經署安撫使兼都總管統制軍旅凡機速邊防士卒抵罪並聽便宜裁斷
所以重帥權服羌夷也時王古知廣州兼嶺南

及林醫補闕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醫人林忠彥者技

南路其經署司雜職數倍於州醫官其一也

及林醫補闕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醫人林忠彥者技

出陸以來遣過迎於循州

及林醫補闕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醫人林忠彥者技

幸事也又與蕭朝奉書云兒子邁挈數房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南江至一
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已於循州壁畫得數十人至方口迎之也

及林醫補闕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醫人林忠彥者技

銘煨芋帖及此詩也詩本有石刻傳世遠游菴銘則流入富胥家轉輾數十
年為廬陵僧知顯攜至通州琅山寶藏者又數十年至淳熙丙午顯病垂斃
將營塔葬始出此本以錢二十萬歸周必大此見於益公題跋者惟煨芋帖
未見下落然每至夜寒燈燼之後坐客不去輒於韻山堂中煨芋餉客以為
笑樂自顧才局所限雖欽公之風無以行公之志惟此芋與客
韻山堂所不難致而因以欣然自得是則此帖之下落而已
與復古游逍

遙堂迺山而西夜入羅浮道院宿於西堂
韻山堂所不難致而因以欣然自得是則此帖之下落而已
與復古游逍

日作過送雲秀詩跋
本集書過送雲秀詩後云僕在廣陵作詩送雲秀云老

絕不作詩兒子過粗能搜句時有可觀此篇殆咄咄
復作書數紙以贈其行

通老人矣特為書之以滿行囊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本集贈雲秀書跋云雲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
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著處坡曰不如
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書裏頭有藏福

言法華乃能書有道人本集為作法言華書其義不可通今更正
白鶴筆

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盡得泉作詩
此大方井也公鑿於德有鄰

可丈餘以石欄圍之下視空洞深黑不見底久乃微露水影以覆為陰井故
也此峯約高四丈而四丈之下始遇磐石則已自峯頂下穿至地可想見工
力之鉅矣公居此日使林翟二鄰同飲此井免其江路之苦今如露湫龍窟
環而護之不可復汲翟氏子孫猶存豈公之本意哉施註編此詩在惠循二

守同過新居之後查註合註仍之非是公有此志屢見於詩
矣畢工遷居之後又復興此役與詩意不合也今改編於此
二月周彥質罷

循州來訪施註去於是月下旬則以上旬至惠也自峯下歷級而上古荔花

繁橘柑叢立本集三月十九日即事詩云門外橘花猶的曉牆頭荔子已攔

荔屋內所見乃古荔也進為前無傳註無門屋也入門花木交錯井在其左升階為德

有鄰堂數尺可想見原屋高廣今如其間架分建三層宜其前後擠迫也方

子容過新居詩云遙瞻廣廈驚凡目自是中台運巧心其登堂震炫可想見

其舊矣榜白粉為質石綠為字天骨開張神彩四射詰初不知有此榜乾隆

乙卯入祠照眼為之幾然榜無題款後有綠字跋數百言密行小草為細座

沾積漫不可辨意必載有沿革欲梯觀之梯至而不及梁蓋此堂已移前為

降神所榜下空如一無門屏蔽障梯無自立也竊恐此跋為唐庚趙汝愚

危素之流所作每欲錄之及後再至則已為惠守削去易以己所題矣左

為居室闢小牕以疎籬繞之本集與王敏仲齊云小牕疎籬頗有幽趣

間之多則此為右為思無邪齋本集思無邪齋銘敘云東坡居士問法於子

左邊居室處矣
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
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

而銘之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
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謂公初至惠已有思無邪齋作銘
蓋隨寓而安者也此為葺齋所作公楷書此榜每字縱橫一尺五寸白粉為
地黑為字二榜雖同時作結構稍別乾隆乙卯觀此二榜完好如故至嘉慶
辛酉惠守撫此二榜入石惠素無鉤刻工召廣工則耗重資守素溫使石工
強為之又以堂榜磨其古跋實以已題齋榜益以銘語移其字位啓右屏則
亦使漆工強為之於是木石盡壞形神皆失無復蘭亭真跡矣

雉堞在其下江山數百里間蒼翠環列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新居江山之觀
抗越勝處謂此書則思無邪齋之

右必有隱以納江景必有門以通後鄰門外路即翟居循牆以達新居前廡
同路下峯者也又公詩有相娛北戶江千頃直下都無地可臨句所謂北戶
即思無邪齋右後與鄰居緊接處關門以通也蓋新居惟右一面向江而與
屋以牆代柱無牆則折無以架既牆矣屋內無復江山之觀必開明牕於右
以納景物牕中或不盡撥必於其後啓戶以出立而觀之此即北戶也合觀
與王敏仲書可以互證但北戶之外僅有循牆一路路外即陡下其相對城
頭尚約四丈之遠而不可飛越故云直下都無地可臨也由此推之今之快
哉亭建於當日無地可臨之空中蓋此處城址繁於倚江石壁之上其城頭
與峯頭高相若後人於此填高其地與城頭相接建亭其上遂并思無邪齋
轉而向江又峯後民居為縣治蔽障無徑路可出必登城沿雉堞而行直出
峯前近城門處歷級下地以達市井如官道然故此亭既建翟居即由亭下
以達城頭較前為便而舊路可廢合考分考信一轍矣客有相難者曰子不

易之論誠若親見之矣然何以必其齋與堂相並後乃轉向江面亦有據乎
答曰此不難辨也粵人建屋率以磚疊兩堵夾之既覆瓦又以磚塞其前後
為壁惟於前面畱小竇而門其傍焉蓋房水過所在皆是然盡反其度則工
不可為以習於備風故也客此土者性不能耐或變通其法於堵外置隙地
關傍牕盡納風日然限於地非獨屋者不能為也至若崇居廣廈道室僧寮
亦復類是入其中則黑溼噎偏掉頭欲避嘗謂粵中瓦屋始於宋廣平其規
制或不如是及讀公與王庠書云海隅有佳山水無佳寺院乃知自唐宋以
來相沿舊矣公營新居亦僅能厥其堂穴其壁他不可變也思無邪齋與堂
相並則地盡於右因右壁以關牖戶則江光嵐翠紛來几榻公黃州南堂成
詩云挂起西牕浪接天同一致也若轉而向江必於齋前畱莽丈地以為院
落外更以牆圍之則不復見江也以其齋榜丈尺相度其地界并無院落可
畱且公乃一家之事也家居自有限制其後則一郡之事故齋之前與城頭
官道相接四通八達無所障礙游者日瞰其室寢者夜止其簷無不可者是
則郡人所能而公之所不能也復何疑乎客喜而退并請錄於後以終其說

齋之後為林行婆翟逢亭所居皆西鄰也

本集夜過西鄰翟秀才詩云林行

云甕間畢卓防偷酒壁後匡衡不點燈又上梁文云年豐米賤林婆之酒可
賒王註云白鶴峯故居圖翟氏林行婆居皆在新居之西翟公前詩林翟
分起以證王註圖說則林翟並居而林為貼鄰故夜過翟居先見林之閉戶
其情顯然也又壁後句明指逢亭則甕間句以上梁文證之則明指行婆是
次首亦屬林翟分起而林之為酒媪且三家相接審矣考其居址在今之思
無邪齋循前簷下數級稍曲以達翟居之間即林居也後人於祠前土坡之

下登峯石級之半左置矮亭人不可入目爲林行婆亭非也當於故處構小屋用公詩榜曰林行婆家或稱林行婆釀酒處則得之矣前數條不及林者就翟居見存爲據闌入林事則轆轤不可辨矣翟居之前榜曰翟夫子舍又於峯之下以綽楔表道大書翟賢初見而異之後以嘉慶己未自桂管下湘江湖瀟水將往觀九疑謁舜陵因以至永尋柳子厚愚溪鉅鉅潭則邦人亦以其所居爲祠榜曰柳聖乃知天下事固無不有對者矣

新居將畢工聞適於閏月中可自梅循至惠作王古書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新屋旦中般舉出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漸似無事可以掃室安居矣新政愷悌已穆然嶺海間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劇

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此月十故云浙中也

適到後當遣公以邁擊諸孫萬里遠至意頗欣然和陶淵明時運詩
和陶詩入府參候

敘與詩已將邁擊諸孫至惠方子容周彥質同過新居作和韻諸詩答陳師敘入是時實未至也今分載

錫書
本集與陳伯修書云辱示清風堂石刻幸得榮觀然竟無一字少答來貺公見知之深必識鄙意也新居在一峯上父老云古白鶴觀基也下臨大江見數百里間柳子厚云孰使乎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邱也歟只此便是東坡新文也譚文初南方之瑚璉杞梓也恨老爾頗相歡否毛澤民高文恨知之者少公能援達之乎徐得之書已領富遮中答謝也

文初本集謄作譚文之已更正答徐得之書本集不載似因渡海未作也

復古往游桂管作曹輔書

本集與曹子方書云構架之勞少休暇思企清論

不宜開吳子野後自西粵還東即走雷項渡海至僧故陸道士已周彥質

死河源初未知也如不搜出此故則儋州有輟轍之事矣特記於此

臨行出小將詩和前韻并和陶淵明答龐參軍詩送之

或乞其鄰句此言林

婆之酒也施註引與王古議建廣州醫藥院如杭州病坊事附彥質以報本

論語失之遠矣與王敏仲書云承諭津遣孤孀救藥疾癘政無急於此者矣非敏仲莫能行

之幸甚幸甚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之作客先僮仆因薰染居者事與杭相類

莫可擘畫一院要須有歲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利試畱意來論以此等爲

仕宦快意事美哉此言誰肯然者循州周守治狀過人議論甚可聽想蒙顧

盼也又書云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衰病非小補也又攻小兒產科幼累將

至且畱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

踵行之已詳卷三十二總案本集從不及其事惟此書畱露其意因王古屢

詢便民之事故以告也清波雜志所載病坊凡三年有紫衣之獎祠部牒之

給據此則公有奏檄及應行條目非私設也疑是

時以其案本與之故書不詳具集中且無奏議也

敏仲書云春候清穆竊惟按馭多暇甘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遷

過新居已浹旬日賤累亦不久到矣

二月過過擊簞符籙等至惠

墓誌孫男六人簞符籙等至惠

是時惟過過兩房至

惠其迨一房尙居宜與已授承務郎公仍令舉進士故不至也單即楚老邁
 長子也生於元豐戊午時年二十矣符字仲虎即作詩孫邁次子也年無考
 時將成立矣簫乃過長子也公所見六孫過有七子其六子俱未生也單符
 簡三孫之外其箕筌簪三孫又名普兒淮德不可辨也公渡海後邁失一子
 於惠州見於與程儒書中此則六孫之外者也緣公和陶時
 運詩故有邁挈攜諸孫遠至之語為考其所可知者如此
 天和書云承問賤累閨月上旬必到此也又書云示論幼累已到城流寓中
 一喜事然老婢紛紛口眾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又書云骨
 肉遠至重為左右費羊麵
 鱸魚已拜賜矣感怍之至
鄧守安夜過新居記真一酒法
 本集記授真一酒
 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枕榔葉手攜斗酒丰神英發
 如呂洞賓者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各飲數杯擊節高歌合江樓下風振水
 涌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及修
 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既別恍然
作種茶詩三月五日寄范祖禹
 本集與范淳父書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白嘉祐寺遷入詠
 書淵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為予發也長子邁與予別三年攜
 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思之餘不能無欣然乃次其韻予在都下每謁淳夫
 子孫環遶求作字每調之口訴早平訴勞平今皆在萬里欲復見此豈可得
 乎有來請淳夫書因緣此數紙寄之丁丑三月五日多難畏
 人此詩慎勿示人也
為符求婚於王
 本集求婚啓云結縭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尙念子孫之
 遠作啓
 嫁娶敢憑良妯往款高閣軼長子邁之第二子符天質下中生有蓬

麻之陋祖風綿邈庶幾弓冶之餘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
娘子稟粹德門教成家廟中郎墳典之付豈在他太真姑舅之婚復見今
日仰緣夙契祇聽俞音又王子立墓誌銘云始予為徐州子立為州學生曰
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享年三十五一女其兄遠子開葬於臨城先
塋之側開子由王子立祇一女即適符者子由開子由踰嶠宋史云紹聖四年
之外孫也據墓誌則此啓乃與子開者也

言追貶呂大防為舒州團練使劉摯為鼎州團練副使蘇轍為化州別駕
梁燾為雷州別駕范純仁為安武軍節度副使安置於循新雷化永五州
罷仁化令作王古書本集與王敏仲書云自幼累到後諸孫患病紛紛少暇
不若向時之閒然也小兒授仁化又礙新制不得赴蓋

惠韶亦鄰州也食口猥多不知所為計又見自五羊來者錄得近報舍弟復
貶西谷州諸公皆有命本州亦報近貶黜者料皆是實也聞之憂恐不已必
得其詳敢乞盡以示下不知某猶得久安此乎否可密錄示得作打疊擊刺
也憂患之來想皆前定猶欲早知少免狼狽非公風義豈敢控告不罪不罪
人回乞數字此書諸公有命乃二月徙宰執諸人也公不在數內故疑
文報有不盡見也子由貶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此云貶西谷州者既見文報
似不應誤或又改謫命史不盡書也公以三月五日與范十四日作西谷貢
祖禹書無一語及此事可知其時尚未得耗故次於後云

馬圖贊本集三馬圖贊敘云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
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勅武備師雄至熙河蕃
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禽猾羌大首領青宜結以獻百
官皆賀且遣使告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顙而鳳肩虎脊而豹章出

東華門入天駟監振旅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蔣之奇爲
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
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養正
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於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
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青宜結校之藏於家
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
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謂此數年中章惇復開邊用呂惠卿帥延安西夏
亦不時入寇三輔之間民生困憊特甚公雖云無事讀畫而寄意深長此豈
宣和書畫譜所知哉其後夏人能出奇計盡殲金人使婁室兀朮之衆不敢
再犯是其壯氣方在內而宋以日復不支之勢力與相抗足見其燕雀處堂
而君臣昏惑蓋無時不在夢夢中也宋不足卹而民可哀已

通赴廣州謁王古二十九日作新居卽事詩

聞了元及丹元子異事答王古書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浮玉遂化去殊不知

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錄示決不示人也又書云許錄示丹元近事幸早寄
貺陸游老學菴筆記云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
蔡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
爲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鄧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爲鄧
六開蔡熙寧中言者攻李定不服母仇氏喪至是已二十七八年元祐初言
者復有言定坐貶公適當制封還詞頭勒定追服未幾歿死哲宗親政已盡
復其故官矣焉得其母向在乎公所謂浮玉卽了元也是時其母猶存似又
一仇氏也當日已有謗言無怪放翁信而載於筆記若如其說則蔡奴爲元

豐人而定在熙寧中已爲御史亦不合也了元者僅一才富僧耳其在浮玉
多得賜物又以其機警從名公卿游頗自驕倨其出山而興至擁衛百十人
騷擾相屬於道其爲人所憎惡宜矣姚丹元事惟見於葉夢得避暑錄夢得
之說多有誣罔施註已摘載此條於贈姚丹元詩下大畧已具查註又復錄
其全文託名長公外紀輒謂與施註詳畧不同葉夢得本蔡京狎客故在南
宋著書猶尊京爲魯公如謂出長公外紀則查註所載余猶及見丹元與魯
公言從子瞻事者此余爲誰何之語也公因王鞏以識丹元則王古必習知
其人茲既累書問其近事是丹元履易姓名各事公已知之查註謂子瞻不
辨其說亦誣也今已
刪去此註附正於此

蘇文忠公詩集注集成總卷四十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一

仁和王文誥見大雨譔 男霖圻覆較

紹聖四年丁丑 是年四月呂大防卒於虔州復追貶王珪萬安司馬光

未朔日食太白犯太微垣連畫見太原地震七月火入與鬼太史奏賊在君側八月彗出西方九月詔曰彗出西方裁譴為大朕甚懼焉公卿各宜悉心修政大赦天下封劉氏為賢妃兩浙旱饑十一月貶劉

奉世為隰州團練副使詔放歸田里程頤涪州編管四月適自廣州歸本與王敏仲書云兒子乏人亦不相辭令陸惟忠辭公赴河源謁馮祖仁 本集

嗣也又書云兒子還辱手書感慰兼劇章惇復祖述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士慕誌銘云子厚去子之河源開元 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子亦謫海南

宜之朱光庭傳堯俞王巖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觀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逸黃慶基虞稷來之邵劉拯蔡卞張商英羣小訕謗之說重議公罪 宋史閏月

責授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墓誌大臣以流寓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與地廣記云蘇軾謫惠州有詩云為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傳至京師章惇笑曰蘇子尚爾快活耶復貶昌化

祖禹劉安世同從較子由後一月乃閏月事故公至半途而子由已在其前

也公仍坐草制訕謗范劉坐
離閒兩宮皆行遣至重者也
十七日方子容來弔出告身責授瓊州別駕昌

化軍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本集謝表云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

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予在惠州忽被命責授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

且弔予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

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

乎予以謂事孰非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

風世有少緣契乎
附錄
公以閏月甲辰再貶昌化告身當填閏二

月二十日至是不及兩月而夢兆又先半月故子容云前定也
再屬王古

請折支券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某慮愚不問向者竭囊起一小宅予今者起

未告公一言傳同年必蒙相哀也如已請得印告令許節推或監倉鄭殷直

皆可為幹資謀某過治下亦不敢久留也獲宋干冒恃仁者恕其違窮爾死

罪死罪
家惠州遂擊過行
本集謝表云臣尋於當
王博羅林林來遂泊扶胥聞王古

左選廣州歎惋不已
本集與王敏仲書云舟行至扶胥是示開乃知有寶

知已平適然治行追還亦少分神矣不立
抵廣州與王古別
本集與王敏

謝宋史言高論王古與敏仲其職知
州抵廣州與王古別
仲書云既謝

節辭不敢久留故人事百不同一旦夕遂古復期於道中公不可與處

後事適過鐘符衛皆江邊痛哭別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

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拒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庶幾延陵

季子嘉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娶家死不扶柩此

亦東坡之家風也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

乎故觀縷此紙以代面別又昌化軍謝表云子孫痛哭於江邊已為死別

新會至古勞河值潦漲休於鶴山之麓取道新會縣值潦水暴漲不能進止

於石螺岡者累日耽其林壑幽勝願而樂之居人因名其地曰坡山建坡亭

又云古勞河坡山當上流之衝後邑令黃大鳴勒蘇海二字於石又名蘇海

遂游月華寺華寺裏散離憂苦生曲徑人稀跡門繞長溪水自流兩岸峰巒

千古畫一林松檜四時秋坡仙自瓦窯灣達新州東坡過此得各明陳獻章

遺墨成灰儘老衲如今說未休自瓦窯灣達新州東坡過此得各明陳獻章

白沙過蘇渡詩云樹隱肩輿行款款花催春鳥闌開關蘇公渡口雲連水宗

道廬前雨滿山關瓦窯灣即蘇渡也其傍瓦窯灣村猶存考宋時二邑並

隸新會而兩公集載巢谷自惠赴僊並云五月湖康封而上抵梧閣子由尚

由新會至新州是公亦由此道以往矣五月湖康封而上抵梧閣子由尚

在藤也作詩十一日追遇於藤州就肆醫湯餅共食子由置箸歎公盡之大

蘇文忠公詩漏注東坡

卷四十一

案

笑而起

陸游老學菴筆記云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於樞

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噉耶大自是同卧起於水程山

問者兩旬有餘

本集和陶止酒詩云蕭然兩別駕各攜一稚子子室有孟光

一月四日祭入新婦黃氏文云季子季婦實從此行自筠徙雷自雷徙循天

道出潁川雷邊适二房因田為食自與史夫人及遜一房赴筠至是復挈家

以食此則兩公各為田所困不復再合其勢然也前自汝州分去之後未遑

兼及子由今據其集中所可知者詳晰註明則度嶺北歸諸况雖事分兩路

而血脉貫通矣遠婦乃黃師是之文章六月五日同至雷州表云臣輟言生

惇之外孫女也後幸於惠州白鶴新居六月五日同至雷州表云臣輟言生

蒙恩賁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今年閏二月內又蒙恩賁授北州別駕雷州

安置已於今月五日至貶所流者本集和陶止酒詩敘云五十一日相遇

見郭外六日遷入行館移廚傳為會

路續通鑑長編云紹聖四年十一月廣西

州張逢照管蘇轍及蘇軾與之同行至雷州相聚詔提舉荆湖南路常平
必往彼體量詣實以聞元符元年三月董必奏體量到知雷州朝請即張逢
同本州官吏至門首接見蘇軾蘇轍次日爲會七日子由僦屋不遂公以告

召軾轍在監司行衙安泊蘇軾陳詳見後條逢八日公行續通鑑長編陳天倪云轍謫官雷州市中無屋可僦蘇軾轍公必

不便更留也蓋自五月十一日發藤州至六月五日至雷無須行二十餘日
正以雷州不可逗畱故緩程於途中兩公所欲言者已於斯時盡之矣前後
參觀情事逢專使津送以往九日達徐聞馮太鈞迎至海上禱於兩伏波廟

如繪也本集伏波將軍廟碑云自徐聞渡海適朱厓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
耳艤舟將濟眩慄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
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
非盛德其孰能然謂蘇軾伏波祀典自漢以來不能定公以路博德馬援並載
於碑遂止遞角場十日謝馮太鈞書本集與馮太鈞書云經由煩瀾鈴下佩

如故事恨然所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布聞堂兄子安之子時登第爲書與嫂史本

謝不宣謂蘇軾馮太鈞乃徐聞令也與史太君書云某謫海南復領廣州知時姪及第流落中尤以爲慶乃知三
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不虛報也明日當渡大海聊致
此書嫂知意而已謂蘇軾子安有二子曰時曰暉時乃中郎公第十一孫也是
年三月賜進士何昌言等六百九人及第出身時與其數子安之卒本集無

明文據子由伯父墓表云公沒二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

元祐三年戊辰十二月朔轍表不危即子安之名公所稱三哥者也七年壬

申公帥揚州墓表為公手書是歲方議入石公有與子安書尚無恙也今考

時以紹聖丙子秋間過省已非憂居之日於其前扣去二十七月則紹聖元

年甲戌三月也其卒當在元祐八年癸酉至甲子安已卒墳墓單外揮涕屬

戊春此十五月之中正公官禮部及帥定時也

書告別楊濟甫本集與楊濟甫書云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

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風順即過矣同望鄉國真在天末謂書為別

公以熙寧元年戊申與子由出蜀以其墳壠田宅付託子安及比鄰楊濟

甫經紀至是紹聖四年丁丑已三十載子既緘並付子由是夜公病瘳呻吟

安故後濟甫與其子子微實終始之也

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陶詩勸公止酒乃和陶淵明止酒詩贈別本集和陶

云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余方病瘳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

余止酒詩集敘所云子由終夕不寐者乃十日之夜十一日未曉之前也

并試遠詩雖曠教擢領既冠後兄來試謳吟句法漸翹秀十一日與子由

決辭兩公從此訣別不再見矣其遂渡海別云與蘇子瞻同行參寥有詩

言後病歸毘陵每以不見子由為恨

記事云臨淮大士亦無私應物長於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

全哀諸案公過淮甸必致敬於普照王塔又嘗以山木一峯為供詩文偈說

備載集中宜其有感而通也宜和末有湖南賈以三萬緡裝飾此塔金難作
賈歸至池州方早炊忽見一塔十三級浮江面來金碧照耀隨波傾颺若欲
倒者舉船驚怖頂禮誦佛既漸近有僧出塔下舉手拈曰元是裝塔施主船
淮上方火裁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飛遂不見
未幾聞塔已廢於火矣此則見於放翁輩之記述者不一由是觀之蓋淮酒
之流毒終宋之世幾二百載最爲作踐僧伽知百六之不可挽故欲徙而海
上著其靈通方沈之達瓊州岸使舟方泊張景溫欲慰公稍留不可本集與
夢非無因而致也達瓊州岸使舟方泊張景溫欲慰公稍留不可張景溫
書云久不上問傾仰增劇矣竊惟按拊多暇起居佳勝某罪大責薄復竊海
南知舟御在此以病不果上謁媿負深矣謹奉手啓布謝萬一又書云某垂
老投荒豈有復見之期深欲一拜左右自以罪監郡黃宣義來見託以郵遞
廢之餘當自屏遠故不敢扶病造前伏冀垂察監郡黃宣義來見託以郵遞
本集與鄭靖老書云邁書附瓊州海舶或來人之便封題與瓊州倅黃宣義
託轉達幸甚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便也監郡黃宣義爲言人船之便
當在此時瓊守未必不出迎款遂賃興行過瓊城之東郭止於逆旅得雙泉
其傳與不傳蓋有幸有不幸也遂賃興行過瓊城之東郭止於逆旅得雙泉
而異味公飲之自是汲者常滿本集河酌亭詩敘云瓊山郡東泉竊發然
泉之甘於城之東北隅以告其人自作張逢書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
是汲者常滿泉相去咫尺而異味作張逢書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
加感服高義懷息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花
且夕西去回望逾遠後會未涯萬萬若時白重繼此區區遂次裁謝草草不

此書不及張逢澤送一事道出三山菴遇僧惟德吸泉而行遂發西

路本集瓊州惠通泉記云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菴開闢瓊州之中為五

道之所必經故公後自澄邁回瓊亦由此也至澄邁止趙夢得家并題清斯

舞琴二榜書陶杜詩得蘇文忠公既大書姓氏以為贈又題澄邁所居二亭

夷雅力學工詞章所至榜書室曰見坡其幕向豈特翰墨而已夢得真有後

哉乾道九年六月十九日又二老堂詩話記趙夢得事云東坡題其二亭仍

錄陶淵明杜子美及舊作與之夢得以綾絹求東坡答云幣帛不為服章而

以書字上發昌化肩輿坐睡忽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

風急雨戲作四州環一島詩復和我少郎多難一篇以寄子由道出松林山

孤高秀削五色爛然復作詩曰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其寄意深矣

松林山在州治東北二十里孤峯高聳下分八足土石五色皆多松樹儼然

一州之望東坡詩突兀險中虛他山總不如

本集首句作

兀突隘空虛

七月二日到昌化軍貶所進上謝表

本集謝表云今年四月十

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
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逝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伏念臣頃緣際
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
思重命輕咎深責淺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痛哭於江邊已為死別
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能官屋數椽以居本傳云昌化故儋
時悼此心之永已俛伏流涕不知所云儋官屋數椽以居耳地非人所居藥
餌皆無有初儋官屋以居本集與夢歸白鶴山居和陶淵明還舊居詩公和
程全父書云初至儋官屋數椽陶集除已編揚州惠州外其海南作復將後三年所作之十五首檢出餘照
子由詩敘數數皆丁丑作編入本卷此詩查註原編類如此者不能確分秋
冬作遣雷使還謝張逢書本集與張逢書云海南風氣與治下畧相似至於
也喧寂一致也蒙差入津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早得成令獲一定居
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乃公之厚賜也謂此書可謂防微杜漸早計後憂矣
而雷僑有司皆不免可見羣小兒炤直欲燔山煮海也又此書乃子由尚未
貨吳國鑑宅之確據雷州府志載子由賃吳國鑑宅子瞻謫儋耳兄弟處月
餘謬甚誌乘依託名賢以為山川增色凡書皆然不過以椰子冠寄子由城
足深較獨此條與本案所定事跡舛誤不得不正也過以椰子冠寄子由
集過姪寄椰冠詩云衰髮秋來半是絲謂子由十三日記夜夢詩自謫海南
由詩作於秋中則過之奇冠當附雷使以行也

盡賣酒器以供衣食惟留一荷葉杯以自酌和陶淵明連雨獨飲詩出游城

東古學舍慨邦風之圯夷再和示周掾祖謝詩謝二詩查註編入戊寅送張

中詩後合註從誤今以丁丑八月庭前黎檬子熟記黎希聲事本集書黎檬

諸作細校且為初到時作也黎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為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

之為黎檬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中真有是也一日聯騎出城聞市人有唱

是果嚮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木霜食鼎爨然二君皆已

為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可復見劉固不泯於世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

者也謂黎錚黎錚嘗知眉州已詳遠景樓記軍使張中至任叩門請見出張逢所致書中嗜奕遂與

過善日從之戲公方在灰橋間竟日坐觀不以為厭自是以為常答張逢書

本集與張逢書云新軍使來辱教字具審比日起居佳勝感慰兼集其到此

數回疾今幸少閒久逃空谷日就灰橋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尚冀若時

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宜張中到在公後非已任一年兩年者也編詩

常據此扣限而年表云七月二日到昌化軍時張中為昌化軍守誤矣查註

不知先清其源故於編送中三詩並誤然施註公赴市糴米乃知海南杭秬

已云東坡至儋張中請館行衙其誤由於施也不足於食俗以貿香為業而田蕪不治率以諸芋雜米作粥糜取飽既為詩

示張中復和陶淵明勸農諸篇以告儕人樂城集和勸農詩敘云子瞻和淵

明勸農詩六章哀儋耳之不耕予

居海康農亦甚情其耕耨者冬閤人也然其民甘於魚蝦蟹故蔬果不毓冬
溫不雪衣被吉貝故莠麻而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紵布帛仰於四方之負販
工習於師朴故用器不作醫藥於巫鬼故方術不治予居之半年 閩子由瘦
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篇以告其窮庶或有勸焉

公亦客組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遂無一事並有述九月出郊步月和

陶淵明赴假江陵夜行詩

開國詩境乃九月作查註
編成寅合註從誤今改編

八日夜雨騷然念明日

重九展轉不寐起索酒和陶淵明九日閒居詩作黍麥說

本集黍麥說云晉
醉客云麥熟頭昂

黍熟頭低黍麥皆熟是以低昂此雖戲語然古人造酒理蓋如此黍稻之出
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僂麥則反是此陰陽之分也北方之稻不足
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南方無嘉酒者以麴麥雜陰氣也又況如南海
無麥而用米作麴耶吾嘗在京師載麥百斛至錢塘以謂麴是歲官酒北京
醞而北方造酒皆用南水故常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和陶淵明
皆無味今在海南取船上麴作麴則酒亦絕佳以此知其驗也

擬古諸詩

作又蘇籀雙溪集云樂城集和陶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合註因
疑此和陶擬古九詩合註引明焦竑外集敘云此九首本子由

是復有子由代作此九首而公亦代子由和九首之論皆非是今考公第八
首城南有荒池子由何從知之第九首黎山有幽子子由何從見之若子由
之海康雜蠻貊一首公可代作而邑中有佳士六句實有所指公亦何從備
知其細此非代言所能盡也諸所有樂城集即其曾孫謂出家集及閩蜀本

參考而四世孫森重刊之者雖未必原板而所有祖宗帝后諱旨字樣皆空其
其上此為傳本無疑也然其中舛誤失當每煩糾正今觀其孫植之說由復
如是宜斯集子由遷居吳國鑑宅續通鑑長編云元符元年三月董必奏雷
州張達又令就進納太廟齋郎吳國鑑宅
之多謬也
逢每月率一兩次移廚傳管待差白直七人供事本州海康縣令陳謬差
直追呼工匠等應副吳國鑑修宅又勒居民折退籬脚開小巷通行人馬
以避轍門巷及借手雷州府誌云蘇公樓在城西南隅蘇
力等事餘詳後案以所作東亭東樓雷州府誌云蘇公樓在城西南隅蘇
子由謫雷時宰某官舍賃郡民吳國
鑑宅以居之時子瞻亦謫儋耳後靖康而午游康令余惇禮又買居前隙地
建遺直軒繪二蘇於軒嘉定丁丑郡守毛當時卽其地建樓以表之後郡守
蘇且夫復修樓為祠蘇詩文謫儋耳下有兄弟處此月餘六字誤今刪去
又考樂城集東亭詩首句云十口南蘇詩有歸可見其得屋不易又東樓詩
云颶風不作三農喜自註云是歲海無
颶風據此則遷居在八九月之間也及過椰冠諸篇為寄並和詩過黎子
雲家見柳宗元集假以歸張端義貴耳錄云東坡在儋耳無書可讀黎子雲
家有柳文數冊盡日玩誦許彥周詩話云東坡在
海外盛稱柳柳州詩黎子雲家有柳文數冊盡日玩誦許彥周詩話云東坡在
味雖東坡親書亦須著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十月立冬後風雨無虛日海
道斷絕不得子由書和陶淵明停雲諸篇以寄樂城集和停雲詩敘云丁丑
十月海道風雨信雷郵傳不
通子瞻兄和陶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蘇詩子由此
敘明載丁丑十月子瞻和陶停雲四章查註既附載子由所和詩而其說云

詩本合為一章今依淵明集分為四章以題考之當是海南作其考題僅據海道斷絕之句分章又遠徵淵明之集乃知查註附詩率恩迫錄本而去於其原題原敘並未逐字寓目也合註仍之亦誤子由敘既云子瞻和陶四章其和公詩亦應四章今樂城集亦作一章敘與詩矛盾必非子由原本可知

諸每謂此集舛誤失當而其後人所謂官屋破漏一夕三遷和陶淵明怨詩山家集以參考者誠難盡信非苛論也

示龐鄧此詩有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晦不知黃葉滿枕前諸如謂後兩年秋冬作公已在新居何至破敗若既晴復和雜作諸詩

是哉查註編已卯冬至詩前合註從誤今改編既晴復和雜作諸詩

和陶詩凡一百二十四首自元祐王申揚州起至是年紹聖丁丑十二月止公已作一百九首則後三年所作僅有十五首矣其十五首必為後三年作

者詰已檢出則此雜詩十一首皆在一百九首數內張中至見官屋弊敗飭信為丁丑作也查註編入已卯合註從誤今改編

役修補俾公安居續通鑑長編云昌化軍使張中役兵修倫江驛以就房店於行衙又別飾官舍為安居計

州廨之右故中能時至所儼官屋無非驛監等地或即驛中餘屋長編之說亦尚不遠若施註則謬甚公赴貶所張中未至縱或請館行衙別飾官舍亦皆前使事而本集於前使無一字之及則其說亦烏有也本案載此事應準

宋史本傳兼探長編其施註新居十一月和子由月季花再生詩與張中游題下之誣為改削存之駁正於此

城東南黎子雲家水木幽茂為醴錢作載酒堂和陶淵明懷古田舍詩

查註編入戊寅合註黎子明出子於外公以羊酒送歸其家作記事本集書

從誤今改編丁丑云黎子明之子為繼母所讒出數月其父年高子幼不給於耕夫婦父子皆

有悔意而不能自還子為買羊酒送歸其家庶幾穎谷封人之意謝靈運黎子

明乃子雲之聞鄭嘉會欲於海舶假書千卷和陶淵明贈羊長史詩集鄭靖

兄此條類載老借書兩次其後到者一次不能悉考十二月公檢所和陶淵明詩凡一百

九篇為書告子由使為敘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詩十九日子由製敘於

吳國鑑宅之東齋施註子瞻和陶淵明詩引云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真家羅

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圃文章為鼓吹

至是亦皆罷去猶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

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

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

綺靡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

篇至其得意不其婉淵明今將集而併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為我志之然

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

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悅仰

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
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媿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乎淵明不肯
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
能復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
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
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
自以爲不若也然自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於李太
白杜子美有餘述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
者亦一二焉紹聖丁丑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翁註費補之梁溪
漫志云東坡既和淵明詩以寄穎濱使爲之引穎濱屬稿寄坡自欲以晚節
師範其萬一也其下云嗟夫淵明隱居以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
才實拙若夫子瞻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於當世其剛信矣而豈淵明
之拙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則
然東坡命筆改云嗟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粟一束帶見鄉里小人云云至蓋
未足以論士也句止此文今人皆以爲穎濱所作而不知東坡有所筆削也
宜和問六槐堂蔡康祖得此稿於穎濱第三子遜因錄以示人始有知者
此敘載於公和陶集者敘作丁丑十二月故云一百九首樂城集以其數
不該此集又情於檢點輒改一百數十篇其舊畧年月復仍之如故是丁丑
十二月已有一百數十篇也其非子由所授可知施註既載此敘而其詩分
二卷共作一百七首較敘所載尙少二首作謫居三適詩寄參寥作八聲甘
而其詩又浮於一百九首何也餘詳後案

州司本集寄參寥調寄八聲甘州詞云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問
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烟霏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
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爲我沾衣參寥
欲轉海來見大率因此詞發也果來大書海漆錄本集海漆錄云吾謫居海
可免難此詞當爲丁丑作今附載於此書海漆錄南以五月出陸至藤州白
藤至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撲載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至
儋則已結子馬乳欄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嚼之瑟瑟有聲亦頗苦澀兒
童食之使大便難葉皆白如白草狀野人夏秋痢下食葉輒已海南無柿人
取其皮剝浸揉攪之得膠以代柿蓋愈於柿也吾苦大腑滑百藥不差取倒
黏子嫩葉酒蒸之焙燥爲末以酢糊丸日吞百餘二腑平復然後知其奇藥
也因名之曰海漆而私記之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濾酒煮爲膏以劑之不復
用糊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一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詔案紹聖五年戊寅

公年六十三是年二月董必由荆湖南路常平為廣南

黨白虹貫日三月曾布獨留為上言聞遣升卿輩按問豈免鍛鍊况升卿兄弟與軾轍乃切骨仇讎軾轍聞其來豈得不震恐萬一望風引決豈不有傷仁政升卿凶醜天下所畏又濟之以董必必在湖南按孔平仲殊不當今乃選為察訪衆論所不平詔呂升卿差充廣南東路察訪指揮更不施行後三日董必自東路改使西路又左司諫陳次升一日奏事畢即前曰元祐臣僚今乃欲殺之耶上曰無殺之之意次升曰升卿乃惠剿弟今使指於元祐臣僚遷謫之地理無全者因是升卿罷行三月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受永昌詔蔡京等辨駁定議以聞章惇蔡卞用邢恕文及甫中官郝隨謀起同文館獄使蔡京安惇雜治議廢宣仁后極意羅織遠錮宰執劉摯梁燾子孫殺內侍陳衍詔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誅殺大臣劉摯等可勿治劉摯已死梁燾亦死四月林希罷蔡京等上寶璽名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并靈光翔鶴章五月戊申朔御殿受璽行朝會禮班德音減罪因謝景靈宮宴紫宸殿擢獻璽人段義官六月戊寅朔改元符元七月京師地震詔范祖禹徙化州劉安世徙梅州九月霖雨罷秋宴置看詳訴理所命蹇序辰安惇主之序惇言元祐間置訴理所得罪者獲除雪歸怨先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復依元祐施行於是復甌郭俠英州除秦觀名編管雷州重得罪者

八百三十家十一

正月立春日作減字木蘭花詞

本集立春調寄減字木蘭花詞云春牛春杖無限春

風來海上便與春工

染得桃花似肉紅

春勝致張逢書本集與張逢書

一陣春風吹酒醒

不似天涯捲起楊花似雪花

云子由詩存庇

深矣不易一言謝也

新春海上嘯詠之

十五日過赴張中飲夜坐有感作

詩和子由浴罷子由第四孫斗老生借前韻作續養生論

本集與章致平書云某在海外曾作

續養生論一首甚欲寫寄病困未能到毘陵定疊檢復當錄呈也又書云續

養生論乃有遇而作論即是方非如中散泛論也

及辨道歌二篇大率發明魏伯陽之說此則或恐詩限於格人不盡悟又復

參以所得復為此文也查註於二詩詳徵博考亦頗自詡若以此文申講則

全具鎖骨天成人樣其馮查兩註可汰大半惜其未嘗於本集考之而山公

亦失也此二書連白木方乃公歸至臨江與門人章援者時其父惇已貶雷

州公猶謂與惇出處雖異而交情無損因出此論與方與之且告勿服外物

以李惟熙為戒又使黃師是開慰其母後其孫曾猶出苦誇示座客可見雖

其子孫有不能為之泯沒者矣此文凡八百餘言不詳海外何年作

二月子

茲亦不載但列其事於本年之首以視惇之處公於海外者何如也

由六十生日以沈香山子寄之作賦

本集沈香山子賦云古者以芸為香以

蘭為芳以鬱鬱為裸以脂蕭為焚以椒

為塗以蕙為薰杜衡帶屈萬蒲薦文麝多忌而本羶蘇合芳薤而實蜚嗟吾

知之幾何為方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髣髴或

鼻勞而妄聞獨沈水爲近正可以配蘄荀而並云矧儋崖之異產實超然而
不羣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占城
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嶮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
往壽子之生朝以寫我之老慙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
於几席養幽芳於悅盼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氲蓋非獨以飲東坡之
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公自註云子由生日作樂城集和子瞻沈香山子
賦敘云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沈水香山遺之示
之以賦曰以爲子壽乃和而復之其詞曰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天鑿六寶俾
以出入有神居之漠然靜一六爲之媒聘以六物圖過於海舶得邁寄書
子由和作公此文乃慶子由六十壽者今定爲戊寅作過於海舶得邁寄書
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觀子由有詩相慶因和寄諸子姪謫居海外以無
何有之鄉爲家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本集和陶歸去來兮辭敘云子瞻謫
海之濱洞甲鼓角之悽悲迹泥蟠而愈深時電往而莫追懷西南之歸路夢
良是而覺非悟此生之何常猶寒暑之異衣豈襲裘而念葛蓋得嬾而喪微
我歸甚易匪馳匪奔俛仰還家下車闔門藩垣雖缺堂室故存挹吾天醴注
之窪樽飲月露以洗心餐朝霞而眩顏混客主而爲一俾婦姑之相安知盜
竊之何有乃培門而折關廓圓鏡以外照納萬象而中觀治廢井以晨汲溺
百泉之夜還守靜極以自作時爵躍而鯢桓歸去來兮請終老於斯游我先
人之敝廬復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漢北挈往來而無憂畸人告予以一言

非八卦與九疇方饑須糧已濟無舟忽人牛之皆喪但喬木與高邱警六用
 之無成自一根之返流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之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歸
 有時我初無行亦無雷駕言隨予聽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安期謂湯稼之
 終枯遂不既而不耕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後
 身蓋無疑焉此辭公本置和陶集內不歸文集施註載和陶集後查註編
 入庚辰合註從誤考子由和敘公作此辭子由尚在雷也今定為戊寅作改
 載入邀子由同作樂城集和子瞻歸去來辭敘云昔予謫居海康子瞻自海
 案邀子由同作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予同作予方再遷龍川未暇
 也辛巳歲予既還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遽沒於晉陵是歲十月
 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予皆莫及也
 示不逆其二十三日和陶淵明形贈影影答形神釋詩紀年錄是年二月二
 遺意焉耳二十三日和陶淵明形贈影影答形神釋詩十三日書淵明形影
 神詩付過仍和其韻此三詩施註和陶集與二疏三夏荆軻並編在歸
 園田居後故查註并編惠州卷內若以王註考之則三詩別立又不同也今
 以紀年錄所載如或有謬當無書三詩付游城北謝氏廢圃和陶淵明使都
 過之說是必確有所本也故如其編云游城北謝氏廢圃和陶淵明使都
 經錢谷寺此詩查註原編戊寅新居詩前詳味詩意是時尚三月三日
 經錢谷寺此詩查註原編戊寅新居詩前詳味詩意是時尚三月三日
 攜酒一瓢出游城南則諸生皆出惟符林在作詩此詩云記取城南上
 南之證而黎子雲兄弟所居則稍在其東諸生則符黎兩家之子弟也其張
 後得地城南昇木石助泥水皆此曹為之而伏根則在此詩也特表出之

逢餽酒作書

本集與張逢書云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榻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此雖島外人

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作而已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具賀幅餽是時逢已召還矣若董必突至遂爾坐廢雖逢亦不自料也前公在黃惠餽遺書問不絕本案例不載其載者皆因事及物也海南則交舊斷絕書問不至況餽遺乎中州之偶一通問者參寥錢濟明劉沔姪孫元老而已用是凡有餽遺必書匪特著其義亦以罕而珍也十五日作衆妙堂記本集衆妙堂

士張易簡教小學常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技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鷦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鷦俛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鷦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爲記紹聖五年三月十五日歸本集作紹聖六年謫是年六月改元無六年也今已改正公初

至廣州常訪何德順於天慶觀渡海之後凡船信至廣及由雷以至者皆滙何德順轉而之他德順因求此記鄭靖老又爲之介公是時不欲出文於外故託言夢中也逮記成非久而被逐事發遂并此不寄矣由此文月日約計之使臣過海乃四月事也天慶觀今名元妙觀在廣州西門內古殿豁然喬柯森立地場寬濶可喜前明黎民表重錄此文
二十日聞柳仲遠計爲文祭
之本集祭柳仲遠文云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親親朋幾人日化日遷逝者如風計來逾年一慟海微摧胸破肝矧我仲遠孝友恭溫天若成之從致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言崎嶇有求凡以爲親雖不負米實勞且勤知止於此不如歸閑哀哉孤甥孝如閔顏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究慎勿致毀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永歸之魂嗚呼哀哉紀年錄是月二十日祭承議郎柳仲遠文
吳復古渡海來訪憶去歲同游豐湖夜宿羅浮道院如隔世事贈詩
白鶴觀聞暮聲事作觀暮詩
公以書止之楊明王儼自眉以達河南而閩公內遷杜子師將自淮上挈家以從事甫集而公歸與谷則自眉徒步以來既度嶺卒於新州皆未能畢其志獨吳子野奮然而至者且再可謂勇於四月公以張中每從過奕憶廬山義矣年譜及註家皆不了了今考定其事
是公既迫逐中亦被議蹤跡分矣今移此詩四月記其相從歲月之跡用表其人使以是時繫燕在粵同死之疑觀之如張中者凡公祠廟皆當配食况

移一詩乎故是章惇蔡京遣董必至雷按段諷所發張逢等款接兩公及强

奪民居事

宋史云董必字子彊宣州南陵人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四升

舍逐僦民屋惇又以爲强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

報復雷州亦開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爲

有事由分詳前案其子由張逢陳既奏上復議遣官過海治張中修倫江驛

事彭子民涕泣而諫必悟至是小使赴儋逐公出之

王登甲申雜記云儋州

廣西時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僦彭顧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家有子孫

董遂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歸彭張中修驛事已詳前

運甕畚土以助之

本傳云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軼遂買地築室僦

其父老游若將終身本集與鄒靖老書云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可住又

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汚池之側茂木之下亦

勞辱

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

物器或不給鄰

里咸致所有張中來觀亦助春鋪事皆集和陶淵明和劉柴桑詩

本集和劉柴桑

詩云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地間一席亦吾廬我本早衰人不謂

老更助邦君助春鋪鄰里通有無此詩施編和陶集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編入丁丑合註從誤

今定為戊寅作改編

五月屋成名曰枕柳菴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本集枕

云東坡居士謫於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枕柳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九

山一區帝為方輿神尻以游執非吾居海氣瘴霧吞吐吸呼蛟蛇魍魎出怒

人娛習苦堂與雜處童奴東坡居士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記虛放此并

四大還於一如生謂之宅死謂之墟吾其捨此跨汗漫而游鴻濛之都乎并

作新居詩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有作答程天侔書

本集與程全父

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船信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某與兒子初無

病資養所求求輒無有初至儋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

露處而囊為一空困厄之中亦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為一笑再答程

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游時誦佳句以解牢落船同布謝再答程

儒書本集與程秀才書云得來訊喜侍下清安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

瘡也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亦不貲矣向有此身付

與造物聽其流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乍熱萬萬自愛不宣

附錄公在海外未嘗自明心跡惟見此書中所云造物謂二惇二蔡也東都事畧斷曰斥之嶺海之外而不為之惴知言哉合觀答程父子書一曰別達逾年一日乍熱乃同時作五月事也董必按雷在三月則使臣過海卜築城南皆當在四月逮屋落成而程書適至則五月也前後截清則中間之事皆排擠而六月一日改元符元年東都事畧云五月戊申朔皇帝受傳國寶六出矣

也舉進士為檢法官公麟博學好古多識奇字紹聖五年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以謂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其書以龍蛇鳥魚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真秦李斯所為也議由是定時惇卜為宰執京為兩制首乃主議者京既欲希合其主公麟又欲希合京以通惇卜故云爾也徽宗立復有夏禹元圭之事皆欲以此欺中外而飾成功其後金入汴根括金銀牛馬繚帛及司馬光子孫東坡文集獨不問夏圭秦璽大畧可見矣晁悅之謂公全盛時公麟無日不相從至為寫先代遺像及遷嶺海兩府子弟入京公麟遇於道中舉扇障面不為一揖以是盡棄其所有畫幅與之絕交由此觀之公麟既已諂事蔡京凡以為公麟口實者非誣之也公後已度嶺公麟已病廢歸舒猶復殷勤致訊無稍菲薄之意是其所以為公歟言

夢游水府事本集記廣利王召云余嘗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精宮殿也其下驪珠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敝館丈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為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為異號恍惚聚百怪

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
 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速客
 謂之翹相公連言客不避
 相公廡壞謂之翹相公一
 州按孔平仲致斃三命又禍
 戲也公前過扶胥登浴日亭
 南海神廟足與寄龜長魚之
 之夢中列入記事無乃以獅
觀中甘涼涌發作天慶觀乳泉
 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
 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
 池之生肥吾三燕而遄返懼
 矢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
閻子由徙循州
 餘監司失覺察各罰金三十
 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樂城集
 遇中塗至雷賃富民屋以居
 未暮年者乃指董必按問所
 子由居此不久移循年月別

武本集天慶觀乳泉賦云吾
 城南鄒於司命之宮百井皆
 居鄰天慶觀城南百井皆鹹
 獨

七月

請案

當即梁子美女其不申明是私罪又與諸監公慮就屋之難令過惠日留家

累與邁同居

樂城集書白樂天集後云元符元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

之慮乃留家於羅浮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
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
獨西鄰黃氏世為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羅浮之名古時甚
寬唐以前送人歸粵槩云還羅浮其後惟惠州尚稱羅浮故何宗一居豐湖
之上亦稱羅浮道院今則并惠州無此名矣若謂羅浮山下則又自為一處
其去惠也尚遠而循又在惠之上相距蓋七百里山下荒僻寥落耕牧散處
言語不通飲食無有子由與遠去後婦姑何以自存且自惠以達龍川水道
艱澀難行計程十日公嘗使過屢至河循而邁亦自此到惠其間般挈之難
子由茫如而公則了了也况又舛隙而去官民畏避何處問屋此蓋子由過
惠明以家累同居德有鄰堂託邁管顧而自與遠往其情顯然其目則出於
公也此跋題於黃氏書後時因寄寓波累方以隄跡吳復古往視子由於循
為諱故隱約其處耳此跋集謫元符二年今已改正吳復古往視子由於循
辭公還謂丁丑春間吳子野陸子厚自惠州分散後子厚即以是年五月
卒於河源子野則游桂管訪曹子方茲自桂管取道雷瓊渡海故不
知其死也自此赴循道出河源始以其死報公皆本年事子野之來以詩
為據去無所考如此時不去則程限往復之外無暇日矣故類載於此云客

有自許來唁以進取勉過者過作志隱

斜川集志隱云蘇子居島夷之二年客

取曰歲云暮矣時不我與如子之年鳴鐘鼎食者多矣曷亦有意於世乎蘇
子曰噫若客殆未達者耶大塊之閒有生同之喜怒哀樂鉅細不遺蝶蟻之
君臣蠻觸之雄雌以我觀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爲朝暮蟪蛄以春秋爲
期頤孰壽孰夭孰欣孰悲況吾與子好惡性習一致同歸寓此世間美惡幾
希乃欲夸三晉而陋百粵棄遠俗而鄙島夷竊爲子不取也子知魚之安於
水也而魚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於藪也而獸何擇於雲夢之與
孟諸松柏之後彫萑葦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豈土地之能殊乎子乃以晉
楚之產疑之過矣雖然瘴厲之地子得其詳也僕亦擇其可道者以釋子之
惑跋云昔余侍先君子居儋耳丁年而往二毛而歸蓋嘗有終焉之志迷賦
志隱一篇效昔人解嘲賓戲之類將以混得喪忘驕旅非特以自廣且以爲
老人之娛先君子隨之欣然嘉焉逮今二十年矣政和丙申來瀕水偶發書
篋得舊稿悵然感歎小兒籥在總角時逮事先君子者惜此篇久忘而今存
請書其事而藏之庶幾不忘在莒云耳

公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命過
作孔子弟子列傳本傳載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
賦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列傳晁說之蘇叔黨蔡誌
云其初至海上也爲文一篇曰志隱先生因欲自爲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
之理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別傳則固有以**八月程天侔遠致糖冰酒麵**諸
處其子矣

物答書本集與程全父書云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
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予僕樊篲硯已五年尙寄味此學隨行有陶

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爾有新作述中示數首乃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
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鬱蒸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為歲也寄貺佳酒
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冰精麵等物一一銘佩非眷存至
厚何以得此陳作之至此間紙不堪覆護攜來者已竭有便可寄伯枚否不
必甚佳者不罪不罪淵明集公云焚筆硯已五牆東北隅老樵張王其上公將
年蓋謂紹聖甲戌南遷至是戊寅為五年也田舍穫詩此二詩施註和陶本並編查註並置於新居詩前今
田舍穫詩并移於後詩中老樵猶存以是知有老樵詩亦新居事也**九月四**
日游天慶觀作信道法智說此條年譜載戊寅年事本集不載此文據
王宗稷見於麻沙本及石刻未可知也**七日書陶淡傳**本集書陶淡傳云陶
今仍列其題俾後有遇之者得以補焉**七日書陶淡傳**淡字處靜太尉侃之
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五十六便服食
絕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了不營問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湖山
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隨人有侯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州舉秀才
淡遂逃羅縣埤山中不知所終戊寅九月七日閱晉史偶錄之以俟知者州城
夜坐復記郭文事本集書郭文語云溫嶠嘗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
南記無路爾予嘗監錢唐郡游餘杭九鎮山訪大滌洞天即郭先生之舊隱也洞
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勅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東坡居士夜坐錄

此八日論董京詩本集書董京詩云晉史董京字威輦作詩各孫子荆其畧

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十一日書鮑靜傳鮑靜傳

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戊寅九月八日十一日書鮑靜傳鮑靜傳

云鮑靜東海人學兼內外通天文河洛書為南海太守行部入海饑甚十三

煮白石食之嘗見陰君受道訣百餘歲卒戊寅九月十一日夜坐書十三

日書辨漆葉青黏散本集記云三國志華佗傳皆云佗弟子樊阿從佗求可

屑十四兩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皆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

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吾性好服食每以問好事君子莫有知者紹聖四

年九月十三日在昌化軍借嘉祐補註本草乃知青黏便十五日公久不得

是菱粳豈不一大慶乎過當錄此以寄子由同講求之十五日公久不得

子由耗端策而問遇渙之內三爻變為中孚本集書筮云戊寅九月十五日

周易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為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

變為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益之六三變為

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有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

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

過又書而藏之歸隱此撰著法城南戶外即山林過夜聞獵聲旦有饋肉者

以爻辭為斷時尚仍古法也

城南戶外即山林過夜聞獵聲旦有饋肉者

作夜獵行

而周陸之獸無軼者余寓城南戶外即山林夜聞獵聲旦有饋肉

者作夜微行以紀之霜風肅肅凌寒柯海月懸懸翻秋河空山無人柴徑熟
稀肥鹿飽眠長坡山夷野篠喜射獵腰下長欽森相摩平沙髣髴見遺跡踴
躍不待張虞羅均呼夜起山谷應披挾草木窮株巢何人得雉喜叫絕將割
未羨青邱多今年歲惡不可度竹間有米田無禾耕牛日欲登鼎俎野獸脫
命理則那朝來剝啄誰有饋愧爾父老勤**二十七日記海南風土**本集書海
弓戈一言願子不我忽暴殄天物神所呵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
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
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
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
人者初不知此如鼯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續
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幃帳有白蟻升餘
皆已腐爛感嘆不已**晦日遊天慶觀公以憂患不已卜於神書北極靈籤**本
信手書時戊寅歲也**晦日遊天慶觀公以憂患不已卜於神書北極靈籤**本
書北極靈籤云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不已戊寅九月晦遊天慶觀謁北
極真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詞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三
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覽之**十月七日書王太尉送行詩後**本集書送行詩
棟然若有所得敬書而藏之**十月七日書王太尉送行詩後**本集書送行詩
宋敏求司馬光王安石蘇漢王疇邵亢元絳王純臣呂夏卿張璪何涉謝仲
弓陳洙胡恢王舉正趙繁張揆曾公亮王珪王洙曾公定胡宿范鎮李復圭
張翥吳幾復范百之晁仲衍石揚休李絢宋敏脩丁度郭勣齊廩馬仲甫令
狐挺施昌言呂居簡孫沔劉瑾馮浩黃頤韓鐸李師中辛若淪李壽朋劉參

張師中李先楚泰洪宣周廷雋錢延年解賓王黃從政孟詢開顯謝微張夜
吳可幾范寬之張中庸鮑光送行詩上下二卷凡六十有六人慶歷皇祐間
朝廷號稱多士故光祿卿贈太尉王公挂冠歸江陵作詩紀行者多一時之
傑嗚呼唐虞之際於斯為盛非獨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
之美也元符元**公方食芋飲水自謂視蘇武為靡麗**公帖自謂衣食之奉視
年十月初七日蘇子卿啖食鼠為大靡麗以予居靖言之視文忠公之靡麗又加一等詩
曰君子於役苟無餓渴吾儕勉諸魏了翁書於廬州官舍**蘇武為靡麗**又加一等詩
海詩用蘇子卿事為詆譏考魏華父語始**作菜羹賦**本集菜羹賦敘云東坡
知公寄意所在且見華父居心之厚云**作菜羹賦**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
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者蔓菁蘆菹苦薺而食之其法不
用醃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而可常享乃為之賦辭曰嗟余生之福迫如脫
免其何因殷詩腸之轉雷聊禦餓而食陳無芻糝以適口荷鄰蔬之見分汲
幽泉以揉濯博露葉與瓊根爨錡綺以膏油泣融液而流津適湯蒙如松風
投糝豆而諸勻覆陶甌之穹崇罷攬觸之煩勤屏醢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
辛水耗初而釜治火增壯而力均滄漻難而廉清信淨美而甘芬登盤盂而
薦之具七著而晨飧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其齊珍鄙易牙之效技超傳說
而策勳沮彭尸之爽惑調竈鬼之嫌嗔嗟邱嫂其自隘陋樂羊而匪人先生
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為累似**玉糝羹**詩本集詩題過子忽
不殺而成仁竊比子於誰歟葛天氏之遺民**玉糝羹**詩出新意以山芋作
玉糝羹墓誌買地築室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玉糝羹**此詩施註原編在遺詩
二十九首中查註編入海外丁丑合註謂難確定海外者非是蓋是時公所

食惟辛過真無以為養故變此方法也子由每稱過孝以訓宗族登之史傳
孝不可見所可見者類如此矣食辛飲水墓誌明載昌化買地築室之後此
卽海外實錄今并菜羹賦惟與何旻游城西述再生事本集記處子再生事
編於此亦見公之清節也耳聞城西民處子病死兩日復生予與進士何旻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
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
在地窟中隱而出入繫者皆僧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
而坐處子識之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
處子鄰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殮及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
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者繫者皆爭取其飯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
皆擊毆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擊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
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者耶書之
以為世戒謂此此文向者搜輯遺事見輒弗錄近卅年來既已及老所謂孽
鏡影形不著律而顯於報者目見與耳聞殆不可勝計於是始知鬼神德盛
體物不遺之旨大聖亦垂戒之文也邵子方鑊錢為祭適程子至深以駭怪
邵曰無礙也吾祖宗祭先歷來用之豈可自我廢之或有其理人子之心將
何以自安也由此觀之所謂付數千而分數百者雖邵子不能斷其必無也
亦不疑滯於物獨肯盡言之耳唐書王璵為祠祭使或焚紙錢類巫覡朱子
謂漢祭河用鴈龍馬以木為之已足紙錢之漸蓋相沿久矣十一月冬至日書阮籍事本集書阮籍云君
之已足紙錢之漸蓋相沿久矣十一月冬至日書阮籍事本集書阮籍云君
舜之處禪中乎此阮籍之胸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
法之士疾如仇讎獨賴司馬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蟲之出入

往來於衣襟中間者也安能笑人吾故書之戊寅冬至日吳復古書報陸惟忠病亡程儒鰥酒作書與程秀才書云近得吳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原矣前會豈非夢耶僕既病倦不出亦無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濛濛真蟹塢隙洞也惠酒佳絕舊在惠州撰陸惟忠墓誌銘本以梅醢爲冠此又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撰陸惟忠墓誌銘集陸道士墓誌銘云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得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於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旨畧蓋自以爲決不死者然余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裘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誌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嗚呼多藝此黃冠詩基醫小以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毋復清詩助病酸龍虎九成無或好往駕赤螭驂記陳太初尸解事簡本集陳太初尸解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青鸞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進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有得道者曰陳太初問其詳則吾與同學者也前年惟忠又見予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

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昇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昇死人太初微笑開曰曰不復煩汝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跌坐而逝焚之舉城入見煙烟上

十二月小園即事和陶淵明和戴主簿詩陶淵明和陶

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詩與前和西園樓蚤稻下濮田舍穫二詩一轍前則方事勦治此則樂其有成而時已冬杪故云歲將窮也查註原編此卷之末即為己卯今既改定前

二詩於下居之俊此詩當改編戎實取其氣類相通也參寥書至欲挈穎沙彌自杭浮海赴儋為書戒

止之本集與參寥書云穎沙彌書跡嶮怪可愛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見

雪痕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墮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

無一事冒此險做甚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所謂無所取材者其言切不可聽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爾自揣餘生必須相見

但記此言也參寥不至非因此書也蓋是過用邁追和參寥韻寄參寥

時呂和卿起錢濟明獄并陷參寥不能至也詩云羅浮插天猿晝號飛步絕頂

寺斜川集次韻伯達仲豫二兄和參寥子詩云羅浮插天猿晝號飛步絕頂言觀雲濤庶幾神樂兩童賜日暮空歎西山高道人航海曾何勞久將身世

輕鴻毛只恐西湖六橋月無人主此詩與羅過此詩因參寥欲轉海至儋而發正此時作也許王王介石以其酒之膏

液餉公作酒子賦本集酒子賦敘云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

率得十二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莊乃

以是餉予寧其醅之滴以斬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為賦之來為母勉其
父羔羊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淪其糟
飲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穉酒之初泣兮若嬰兒之未孩及
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并割玉脾於繡室兮鼈雛鵝之毳毼味盎
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淒淒自我膈腹之瓜罌兮入我四中之荷稻噉朝霞
於霜谷兮淒淒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
兮反實際而形閒願無以酬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為瓊瑰歸懷璧且握珠兮
技所有以傲厥妻遂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雷許珪乃泉商也其
子康民於建炎中建大江橋自海舶載泉匠以往工甚鉅折彥實為記見儀
州志公所有船信皆許珪為之來去又可知矣集韻凹於交切賦也陸放翁
古硯微凹句在此賦脫去每見人陳浩赴京師託致姪孫元老書本傳與姪
舉此詩而不知所出故并記之
云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蜀中骨肉想得安訊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
多病瘦瘁不復如往日不知餘年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況牢落不
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舶不至藥物鮮醬等皆
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雨苦行僧爾姪孫既是東坡骨
肉人所觀看往京凡百加關防切祝切祝今有一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
秀才不過許只令付與姪孫切速求便寄達餘惟自重不一東都事畧云蘇
元老字在廷賦從孫也幼孤力學善屬文軾居海上數以書往來善其為學
有功舉進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竊開邊帥臣多招誘近界諸夷納土分
置郡縣以為功致茂州籍叛帥司遠下令招降元老歎曰威不足以服則恩
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巖言今夔陝兵大集先以藥兵誘其前陝兵從

固佳然須出之他人其義始見若出自道則通體減色不復成詩
矣查註又譌臨江驛爲沿流館其沿流館詩非此二首後有專條趙夢得自

澄邁來見錄陶阮篇什及舊作贈之并作會茶帖

周必大跋東坡與趙夢得

夢得方蘇文忠公謫居時肯爲致中州家問其賢可知特畏禍不欲賦詩故錄陶阮篇什及舊作累數十紙以寓意然會茶帖云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餽詩在其中矣本集與姪孫元老書云趙先釐僮人此中凡百可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如收得可寄二三斤趙還時可附也歸公書以證益公跋語趙夢得乃舉進士者故稱先輩蓋以僮人流寓澄邁者也此兩年中又嘗自京往回見元老則京蜀許常家問無不達矣其所得手跡至累數十紙之多則自澄而僮來去不常時一過從可知今以元符二年己卯年不能分列故并記之自參寥以下六條皆附載此年之末元符二年己卯年六十四是年四月旱釋繫因五月太白晝見六月詔親祀北郊七月章惇等進新修勅令式上不欲參以元祐惇曰取其善者八月太原地震劉氏生子上大喜立爲后九月御文德殿行冊禮右正言鄭浩論劉氏不當立除名新州羈管熒惑犯太微垣皇子薨閏九月黃履罷罷宗之惡元祐甚於章惇論者每謂惇誤帝其立劉正月五日與過出游和陶淵明游斜川詩此詩氏亦云惇誤帝似不盡然也戊己二年皆可作查註既以戊己詩合爲一卷而此詩不編己卯則前後詩皆混今改編以衆妙堂記寄何德順作鄭嘉會書之本集與鄭靖老書云邁後來相見否聞過房下卧正月尚未得耗亦憂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更不易一字也不十三日何德順寄到柏信得欲便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醺醺者故出之也

柴胡等藥書杜前詩

本集書杜子美詩云崔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

笏未易牙緋子美用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廣州船信到得柴胡

等藥偶錄此詩遺問已卯正月十三日久旱微雨陰翳未快嗣後廣州船信

乃適遞至廣州由十五日與老書生步月城西入僧舍歷小巷三鼓而還作

何德順以達也

記事本集書上元夜游云已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

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為得失過問

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

得大魚也

年高見公記事則子雲當亦老者要不出此數人也

程天侔寄近詩一軸

答書本集與程全父書云便舟來尋舊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為賜尤

柳子厚詩文數策常置左右目為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為

三矣此道比來幾熄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小兒亦粗

遣困窮日甚親友皆疎絕矣公獨收錄如舊此古人所難也船回布謝萬一

不宣

也此非本集失載公回至廣二月子由生日以黃子木拄杖為寄並作詩

州問此數人音耗其情見矣

此二詩及樂城集和韻二首均無壽六十語而公有但願白髮兄年年作生

日句以作綿長之詞解固未為不可然以沈香山子賦論之此乃子由六十

案

一所作故云年年也且子由六十既以沈香山子壽之并爲之賦如再作子
由生日詩又以黃子木拄杖爲壽作詩必無此重疊事也施註原編戊寅己
卯漫不可辨查註編入戊寅合註仍之考藥城集十五日作蒼耳錄本集蒼
和作雜入雷州詩中亦誤今定爲己卯作改編
藥至賤而爲世用未有若蒼耳者他藥雖賤或地有不產惟此藥不問南北
夷夏山澤斥鹵泥土沙石但有地則產其花葉根實皆可食食之則如藥治
病無毒生熱丸散無適不可愈食愈善乃使人骨髓滿肌如玉長生藥也主
療風痺癰緩癰瘡瘡痒不可勝言九治癰金瘡一名羊耳來詩謂之卷耳疏
謂之泉耳俗爲之道人頭海南無藥惟此張中坐修官屋衝替續通鑑長編
藥生舍下遷客之幸也已卯二月望日書張中坐修官屋衝替續通鑑長編
四月朝散大夫直秘閣權知廣南西路都鈐轄程節降授朝奉大夫戶部員
外郎譚拔降授承議郎朝散郎提點湖南路刑獄梁子美降授朝奉郎先是
昌化軍使張中役兵修倫江驛以就房店爲名與別駕蘇軾居察訪董必體
充得實而節等坐不覺察故有是命本集再送張中詩云三年無所愧
雷儻之事皆董必所發亦皆長編所載其雷之監司參處在上年梁子美爲
太路刑獄儻之監司參處在下年四月梁子美已改官湖南是長編所載年
月無誤然其中輕重不同遲速相遠宋之律令有不可需知者今但以張中
論其不覺察監司參處降於二年四月而張中不在數則其命下在四月之
前可知考中到任在丁丑六月公赴儋後必扣至己卯始交三年公之計有
三年無所愧句則其罷任必在己卯又當載入二月以前後板定故也查註
以三送張中詩并編戊寅三月初送張中和陶淵明與殷晉安別詩附錄張
新居之後合註仍之皆誤

任屢不成行故詩亦屢送也此詩過手抄唐書成抄前漢書本集與程秀才

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

亦欲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兩語古人讀書無不

手抄者故學成而書道亦進善書者蓋比比也北宋如李公擇趙明誠之流

藏書甚富大率皆手抄精本故藏書家尤難公幼時手抄經史每一部成則

變一體其書道之成未必不由於此至南宋末士大夫以刻書為賢既登第

輒以陳言為誦說惟所至刻書以為畢生事業故會稽公使庫書板最盛以

不破已貲故無人不為也自是學者日習於情匪特罷抄漸以涉獵為讀日

失其心摹手追之道故演義工而實學荒大率如善書者流偶然而一遇之

矣公既老而好學又樂以告壯者深程天侔遠致藥米糖薑儒亦餽紙茗客

慕其古風之猶存也壯者可不勉歟程天侔遠致藥米糖薑儒亦餽紙茗客

書本集與程秀才書云紙茗佳惠感忭感忭丈丈惠藥米公負大瓢行歌田

間遇春夢婆興地廣記云賦負大瓢行歌田間有饒婦年已七二十四日同

何晏王介石王懿許琦游於淪江之陰作放魚記本集城北放魚云僮耳魚

十一尾求售於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盎養魚昇至城北

淪江之陰吳氏之居浣紗石之下放之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為舉金光明經

流水長者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爾時宗道說法念佛已其魚皆隨波赴

谷眾會歡喜作禮而退會者吳氏之老僮耳何晏潮陽王介石溫陵王懿許

琦昇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書歸宋史元符二年被酒獨
正月甲辰朔二月甲戌朔三月當為癸卯朔丙寅乃二十四日也

行徧至子雲威微先覺四黎之會復遇符林言換扇事並記以詩四月錢世

雄遠致異士太清中丹本集與錢濟明書云去年海南得所寄異士太清中

州去年乃已卯也戊寅己卯之交錢濟明廖明畧方遇禍其寄丹當在事前

至儋則在己卯春夏間也濟明之丹不詳所自公後病歸毘陵復求得神丹

以獻殊不謂然但少畱論觀而已十五日得蜀金水張氏畫阿羅漢作頌本集十八大阿羅

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賦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

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

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元孫也梵相奇古學術

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今賦雖不親觀至人而困厄九死之餘

鳥言卉服之間獲此奇勝豈非希濶之遇也哉頌曰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

山無人水流花開紀年錄是年四月十五日作十八羅漢頌頌凡十八

章章八句今錄此四墨者潘衡渡海來見公使造墨教以遠突竄竈法十七
語以該其全餘不載

日記造墨事

本集書潘衡墨云金華潘衡初來儋耳起竈作墨得烟甚豐而

墨不甚精予教其作遠突竄竈得烟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
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

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幸廷珪張遇也元符二年

四月十七日 久旱米貴將有絕糧之憂十九日書龜息法示過

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吭東望吸初日光嚙

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

所終此習武帝時事時穀之法類皆百數此法甚易知甚易行然天下莫能

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僑耳米貴吾方有絕

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五月五日書艾人灸法

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五月五日書艾人灸法

求似人者輒顧之以灸殊有然幼時見一書中云爾忘其已

爲何書也艾未有真似人者於明暗間苟以意命之而已

以書米爲糧幾米之十六今歲米皆不熟民未至艱食者以客船方至而有

米也然僉人無蓄藏明年去則饑矣吾旅泊尤可懼未知經營所從出故書

座右以十六日劉僧還浙西時參寥已還俗編管兗州公使之通問

時圖之

書一帖贈行

爲獻龍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

上壽星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特往一酌

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跡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峯塔一上五

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元符二年五月十六日

東坡居士書

不得歸蓋其僧臘已盡與死無異故云遺

黎子雲來謁論海南生植作益智

跡也其錢濟明寄丹不卽作復亦可見矣

案

錄本集益智錄云海南產益智花實皆作長穗而分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

金之豐歉其下節以候蠶禾中上亦如之大凶之歲則皆不實蓋罕有三節

並熟者其為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智豈求之於藥其得此名者豈以馬

知歲耶今日見僊耳黎子雲言侯之審矣聊復記之以俟後日注本草者

眼需說本集馬眼儒說云黎子雲言海南秣稻率三五歲一變頃成僊人最

洛中牡丹時出新枝者韓縝花譜乃有三鄭嘉會船書至使過排列座隅王

百餘品若隨人意所欲為者可奇也夫鄭嘉會船書至使過排列座隅王

介石辭赴惠作書本集與鄭靖老書云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諸

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顧公念之有可照庇之

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有舊契因見道區區語此書因王介石赴

惠而作公前云無書與介石在儋合則書到甚遲也其書中言介石助起屋

事已載於前時鄭靖老尚在惠故書有問柯節推語自後靖老為監司摺撫
以不避嫌名罷去公
在儋無復通問矣
子由報巢谷自眉徒步赴由循起程
舉進士畜弓箭學騎射游秦鳳涇原間韓存寶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
得罪有銀數百兩谷變姓名步行往投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逃遁江淮間
自赦乃出予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見以罪徙循子瞻亦徙昌化士大夫
皆諱與予兄弟游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
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杭州遣予書曰我萬里步行今
至梅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時年七十有三矣

本集與游嗣立書云僕人久留海豐表謫稽繆不潔責舍弗諱
居部中尤荷存庇家書已領併增感忭謹案游嗣立乃循守也
作藝草金

本集天麻煎云世傳四味五兩天麻煎本以四時加減世但傳春利

居孫思邈之爲人欲以救人得道故常畱意名方此其一也淳熙庚子正月十四日誥案公嘗夢仇池九十九泉意欲居之故以公爲仇仙也徽宗崇觀

濯去塵土懸陰淨掃洒地上燒爲灰澄淋取濃汁泥連二竈煉之俟灰汁耗卽旋取旁釜中已炭灰汁益之經一日夜不絕火乃漸得霜乾篋盛每服

山中蒼木至多就野買一斤數錢爾此長生藥也人以爲易得不復貴重至

去游區非神仙上藥也凡藥之上藥也然本以御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

當蓋稻子席爾世言著衣井華水本集井華水云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

喫餅今乃喫衣著餅耶井華水得甘滑不可名以潑茶煮藥皆美而有益

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

二爲坎故天一爲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華其効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

人亦能發背膈爲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輒生物

如雲母狀道士謂水中金可養煉爲丹此至淺近獨不能爲况所謂元者乎

代茶飲子本集代茶飲子云王肅集外臺秘要有代茶飲子一首格韻高絕

味乃一煮散爾與茶了無干涉薛能作烏觥茶詩云鹽損添常戒蓋宜著更

誇乃知唐人之於茶蓋有河朔脂麻氣也周必大題蘇李真家所藏東坡壘

蹟云陸宣公爲忠州別駕避謫不著書又以地多瘴癘抄集駢方五十卷寓

愛人利物之心文忠蘇公手書藥法亦在瓊州別駕時其用意一也淳熙戊

申三月十七日東里周必大書而歸之公元孫朴附錄益公親見公家藏手

蹟則所書藥法信海外作爲多也今附錄自茲草以下七條以見公志而存

益公之說季真乃嶠字也亦見益公題跋自元符二年七月十五日以金水

己卯以至淳熙十五年戊申其世守之者已九十年矣張氏畫羅漢并頌寄子由作跋

本集十八大阿羅漢頌後跋云佛滅度後閭

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峩峩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

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

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能現神變儼其然平今於

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

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奇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求替木

橘皮作羅秘校書

本集與羅秘校書云官事有暇得為學不輟否此間百事

許此閒如舊木橘皮之類皆不

八月作倦夜詩楮墨已竭為之慨然書付過

可得為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本集書付過云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所嗜好

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誦海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

將何以自娛為之慨然書付子過

李廷珪新者不用也又公所用皆諸葛筆黃魯直論之甚詳時諸葛筆久闕

故歸遇孫叔靜用

追報京師傳公仙去

本集書訪云今論海南又有傳吾得

諸葛筆而喜也

追報京師傳公仙去

前上年有體量張逢張中事必無此謠自應列於己卯也

作元老書

本集

孫元老書云姪孫近來為學何如想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史務令文字華

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為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

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峻壯有家法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

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書多有以觀通鶴以雅通鴉以弟作第以白作伯者由今觀之此皆古人精

相非精義也宗匠不為所給其棄敝蹤也頃刻間耳此書作

於船書到後其前追過兩條後先要不相遠故類載於此

九月二十日嘉

嘉

魚亭下送邵進士作詩

此條紀年錄所載本集已佚此詩或當日見於

之人或作老鑿武本集老鑿賦云庖下鼓刀易牙烹熬水微薪而釜欲燃火

一嚙嚼霜前之兩熱爛櫻珠之前蜜滷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燐微生

而帶槽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鑿婉比姬姜頤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

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鸞輪袍引南海之玻黎酌涼州

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煖饔於檀槽忽擲

珠之妙唱袖獨蘭之長綵閑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

百施之瓊艘各眼豔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

然而釋迷響松風於燐眼浮雪花於免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濶而天高又

火惡陳三字自註云江右久不改火大色皆青何遠春清紀聞云於先生諸

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聞海外所作賦確然可見

者沈香山子天慶觀乳泉酒子三篇也及問何遠所記始知海外五賦而遠

則親見家藏手蹟其言可信因悉取本集諸賦考之檢出胡麻菜羹老鑿三

賦皆似海外作而此賦有瓊艘句為證後又檢出餘二賦以系羹為尤近而

胡麻乃答子由伏苓者復取樂城集伏苓賦考之兩賦兩紋皆不及作賦之

地而子由使遼已有伏苓賦故伏苓賦載在前集本集胡麻賦列赤壁兩賦

前始知子由作於筠州監酒時而公答之於齊安者了無疑義又本集目錄

老鑿賦與四賦類載一處亦海外五賦之一證也因以此二賦分別附載而

胡麻賦繫

閏九月姜唐佐來從學

本集書柳子厚詩後云己卯閏九月瓊士

之黃云姜君來偕耳日與予相從與地廣記云姜

唐佐字君弼瓊山人蘇軾貶僧耳唐佐日從十七日書杜甫詩勸僧人變俗
之游賦嘗稱之黃門曰不謂海南有此佳士
本集書杜子美詩云土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戶女出入十有八九負薪歸
賣薪得錢當供給至老雙鬢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
生射利兼鹽井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論父
老然亦未易變其俗也元祐二年閏九月十七日姜唐佐投長箋書與姜
唐佐書云特辱遠況意甚勤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悚荷不已經題唐佐課
宿起居佳勝長安詞義兼美窮陋增光病卧不能裁答聊奉手啓題唐佐課
冊查註竊立方韻語陽秋東坡書唐佐課冊云塗與天際欲若車蓋處雖未
辨淋漓漫露雲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蕪空萬夫皆廢窗綴四壁日中見
昧移晷而收野夫完塊今亦刻集中乃戲書劉夢得楚望賦中語詩話總龜
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升題兄子
庠文云子之文章電擊雷震雨泡忽止閑然泯滅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風
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須臾霽止而四顧山川草木開發南
芽東坡題姜君弼課冊亦同此一機括也
於此矣是時不欲出所語故書劉句葛立方以為戲者妄也
自惠渡海來見得周彥質書公以香寄林行婆書君本集與周文之書云
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
即喜况君佳士平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郎房下不幸
傷悼嗣後八郎房下謂遠婦黃氏卒於白鶴新居據此則前論贈鄭清叟詩
史夫人留惠及文之復來守惠皆確否則文之無由道其卒也

開此詩施註原編北歸過廣州時查註合註從之然俱無考據詩意乃海
南冬日所作與周文之書所言鄭君即其人也李公弼似未至其後見公於
廣州并記於開池祖禹言作慰其子冲疏本集與范元長疏云某慰疏言不
此餘詳題下開池祖禹言作慰其子冲疏意凶變先公內翰遠捐館舍聞訃
慟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此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見仲孝誠深至追
慕罔極何辜於天罹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謫
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又書云流
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論久欲奉疏不遇
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累致區區耳東都事異
范祖禹再貶韶州別駕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州卒年五十八子冲溫
國范冲字元長登進士第紹興中為宗正少卿直史館重修神哲兩朝實錄
極言王安石蔡京之罪遷翰林學士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為
人好義樂善嘗薦尹焞自代司馬光子孫已為廣請以其族曾孫召主先祀
孝宗出就傳冲首為資善堂翊善祖禹既以修神宗實錄貶死而蔡卞悉以
王安石日錄竄改之矣至是孟太后以為言皆冲一手更正可謂能繼厥考
之志矣冲有傳事畧謂子冲溫似係冲溫之謬溫即少游之婿不知何以謬
也十三日美唐佐相從夜話十四日雨中以奇葬為餽昨日夜話甚慰孤寂
示字承起居安勝奇祥佳十五日雨霽公以乳泉潑建茶招之本集與姜唐
惠感服至意當同啜也雨霽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
來市中無肉當共啖菜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調鑒此書乃墓誌食

羊飲水及作菜羹賦之確證夫以惠州市井而日殺一羊則僧唐佐復致酒

耳之荒落可知雖欲日致脊骨而挾剔於肯綮之間不可得矣

麵十六日起唐佐飲本集與姜唐佐書云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檢有會更

感愧來早必如諸過假烟羅子吳志會要諸書以歸詳後案此條

十月十五日白

諸生攜具過公飲既罷過有懷惠許兄弟既罷有懷惠許兄弟詩云寂寞三

冬至飄然瘴海中不嫌羈寓遠屢感歲華窮父老憐袍繫希蔬盛簋饌一歡

為子壽百福與君同已慣寫飛墮真忘馬首東南音行自變重譚不須通柳

酒醒翻白銀皮琥珀紅僮僮醉野猿絕倒共鄰翁藟芋人送園庖日日豐

瘴收黎母谷露入菊花叢海蟹羞蚶蛤園奴饋莖菰檳榔代茗飲吉貝禦霜

風悵望懷諸阮遙知憶小馮客身雖嶺嶠逸相在蘓蓬公用過韻作詩詩有

介隱惟偕母龐團獨侍公故山千萬里此意託飛鴻

愁顏解符老壽耳闕吳翁句謂老符秀才及城北吳氏之老吳乃僊人之十

作重九會作海南菊記

本集記南海菊云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食

開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者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通仙靈也吾在海南藝菊九晚

十九日得子由信書柳子厚詩

以十一月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書此為記
本集書柳子厚詩云柳柳州酬冀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病中見寄客有故園思蕭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邱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謬委雙金重難徵雜佩酬碧霄無枉路徒此張中告行歎離憂元符己卯十一月十九日忽得龍川信寄此紙試書此篇張中告行

夜坐不去作再送張中和陶淵明王撫軍座送客詩

此詩有汝去莫相

夜長恨不晨光遲句其張中戀戀不忍去之

十二月張中來別夜坐達曉意

頗憤懣為解勉其翼日作三送張中和陶淵明答龐參軍詩

以上送張

陶集本並編也細翫二詩乃相去不遠之作必當並編今分列十二月者以公有三年無愧之語特滿是歲以表其人如張中者卒以公故廢死雖詘於一時而申於千古可謂賢矣餘如張逢求毘陵藥作程天俾書本集與程全陳諤之流惇京務逼使之傳何其慎也
得毘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曾得家信否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為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即為希奇也間或有桐藥以授病者入口

如神蓋未嘗識爾爾此書乃公在海外以醫藥濟人之證希奇二字乃浙中俗諺公在浙久已習浙語誦之如聞鄉音恨知之晚不及告翟瀨晴江氏使入通俗編也程全父作縱筆詩二十三潘衡墨竈火發救滅之二十八乃常人亦見此書中

日墨成作記事

本集記海南作墨云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

一世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及夜燒松明火詩過作論海南黎

事書

斜川集論海南黎事云某竊見海南黎人一事議者紛然利害未決論

以困其力然皆不得其要徒使震警擾戕我官吏虜我民人而執事者又熟視而不敢誰何上下相蒙使死者無所告生者無所託甚可哀也使侍親海南實編於民所與游者田父野老閭閻之民耳故所得為最詳若默而不言孰為執事者論之議者曰黎人之居非有重門擊柝之固甲盾劍戟之利特若鳥獸聚散於山林谿谷之間耳若以銳師出其不意焚其聚落一舉可滅也僕以為不然聞之父老曰黎人之居山林重複鳥道上下踰不能踰也而健者常伏於其間以阻行旅吾乃陳以待之鼓而攻之彼不吾角也然必狠狽而走山林以邀吾歸一夫鵬張雖賁育無所施其勇六師無所用其衆是豈一將可睥睨也哉議者又曰不克且濟師此又非策也賊闖吾之大舉也必盡族而來獸窮則搏吾乃曳甲胃之士踐不測之域以所短校所長不可以一舉得之也且既得地必郡縣之而深山窮谷之中豺狼麋魅之所憑水土疾疫之為厲豈華人之所能安也哉議者又曰黎人所以慢邊吏而侮

吾民者法不懲耳今殺人者止於輸牛羊是何足創哉若屯師於境而許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內屬法令徭賦一均吾民則易治矣僕以為不然夷狄之性可變而不可改也法令之煩苛調斂之無時官吏之貪求能保其無乎聞之父老曰往者罷庸而取直吾民皆欲棄冠服而為椎髻捨墳墓而逃山林此豈有他哉趨所樂也而欲使黎人棄彼取此不亦難乎議者又曰黎人處不毛之地鹽酪穀帛斤斧器用悉資之華人特以沈香古貝易之耳吾焉用此藉寇兵而資盜糧哉宜飭邊吏謹視商賈之出入彼自困矣僕以為不然瀕海郡縣所以能鳩民置吏養兵聚財者恃商人耳商人輕風濤之虞涉不測萬里之險而歲歲必集者貪倍蓰之息耳若絕黎人之權商人不來開市之征歲入不足兵吏廩賜無所從出衣食不足我自困矣而黎人必將鬻草木飲血茹毛以求生生之理又焉能困彼哉父老曰黎人雖衆不能入寇非有君長酋豪為之謀賞罰號令以一其衆也富者不過椎牛饗士一飽而奮旦出而夕返也我特清野以避其鋒使來無所獲得不償費彼何自苦以取憎於我乎黎人之性慙愿朴訥無文書符契之用故華人欺其愚而奪其財彼不敢訴之於吏惟有質人而取償耳吏足以直其憤法足以禁其欺彼若赤子之愛父母也何憚一訴而質人也哉為執事計者上策莫如自治當飭有司嚴約束市黎人物而不與其直者歲倍償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賂者不以常制論而守令不舉者部使者按之又為之賞典以待能吏如是則能者勤慢者懲貪胥猾商不敢肆其姦邊自寧矣然議者本以圖功名邀爵賞不卹長久之計苟目前之利執事當先國計而後身計則遠人受賜也

詔案過此書凡二千餘言不詳

公夢登台江樓韓琦報歸中原記事集

夢登合江樓記云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水魏公跨鶴來曰被命領刺曹故
來相報比歸中原當不久也語塞此記述於海外者哲宗之年正當北歸之
望亦久絕公非姑爲是言也其後一一皆驗而見於何遠之說中
是觀之則紫府杏園之驗奎垣鄒世之徵皆非無因而致者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二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